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奧 德 賽

(一)

荷 馬 著  
傅 東 華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賽 德 奧

(一)

著 馬 荷  
譯 華 東 傳

著名界世譯漢

# 奧德賽

## 引子

“Read Homer once and you can read no more;

For all books else appear so mean, so poor,

Verse will seem prose; but still persist to read,

And Homer will be the book you need.”

Sheffield.

一件三千年前的老古董，流傳到現在，當然是要成爲一種謎的。但是這位世界上巋然而大古碑的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作者，直到十八世紀的末葉纔成爲謎；因爲自從紀元前五世紀所謂『希臘的史家之祖』的希羅多德時候起，經過柏拉圖，梭格勒底，亞里斯多德的著作，經過黑

暗的中古，經過文藝復興時代的批評家，以訖近代的開始，豈不儼然都有一個荷馬在我們心目中嗎？我們看法國古典主義畫家盎格耳 (Ingress, 1780-1867) 的『荷馬讚頌圖』(現藏巴黎 Louvre 故宮)，豈不可以深信那個道貌岸然的盲目詩人是血和肉做的嗎？

但從一七九五年德國學者倭爾夫 (Wolf) 開始懷疑這二千多年的說傳以來，這個安享榮譽的大詩人，就不幸成爲學者聚訟的題目了。我們若把關於這所謂『荷馬問題』的案卷一齊吊閱起來，恐怕一個五尺長的四層書架還未必堆得下。擁護舊說者，還忙着替荷馬考定籍貫；有說他的故鄉是小亞細亞的 Smyrna 的，有說他生在 Chios 島 而死在 Ios 的。反對舊說者，則或推翻荷馬而把另外一個人——雅典王庇士特拉安 (Pisistratus, 560-527) 朝的作者——來頂替他；或說伊利亞特的作者是男性，奧德賽的作者是女性；或主張這兩大史詩都是當時行吟詩人所歌唱的故事的集合體，並不是那一個詩人編出來的。在這樣聚訟紛紜的堆裏，我們當然不配也去參加。在我個人，以爲晚近摩爾登 (R. G. Moulton) 從流動文學 (或口傳文學) 及固定文學 (或書面文學) 之轉移的觀點來解決這個問題，可算是最近解決的了。

他的意見是：

「……從「荷馬的」詩的本身看起來，似乎確有荷馬這麼一個詩人，且似乎這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兩部詩確是他「做」的，正如幼里披底和綽塞之做他們的詩一樣。但後來因研究古代文學的絕異狀況的結果，覺得這些「荷馬的」詩，乃是一種進化的結果；又覺得這「荷馬」二字，並不是一個詩人的名字，卻是一種詩的狀況的名字。這種見解，最初頗受一般人的蔑視……因這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兩部詩，在藝術上可說是現存的詩中最完美的。於是，一般人就問，倘若這兩部詩是由漸漸集合而成的，何以藝術上能有這樣完美呢？但我們若把流動文學和固定文學的關係弄明白，這個謎兒馬上就解決了。當那行吟詩人到處唱詩的一段長期間裏，必有許多英雄的歌謠，逐漸積集，逐漸完善；其中有兩個系統，是以阿溪里（伊利亞特的主人公）和攸力栖茲（奧德賽的主人公）為中心的；但這兩個英雄詩系，當然並不就是兩部史詩，不過是許多零碎的歌謠，彼此稍有關聯而已。後來從口傳文學的時代轉入書面文學及有個人作者的時代，於是某一詩人（他的名字也許就是

荷馬，也許不是（就得把所有關於阿溪里的無系統的零碎故事串成一部有佈局的史詩。伊利亞特；同是這個詩人或另一詩人，則把所有關於攸力栖茲的故事串成一部奧德賽。故當時的流動文學和固定文學的全力都集中在這兩部史詩上。因有口傳歌謠的長期間的積集，才有這樣豐富的材料；若不經過一個詩人的匠心經營，那末又決不能有這樣完密的佈局……這種「荷馬的程序」我們不能把牠當做一種例外的奇異的事情，卻可認做

凡由流動文學到固定文學的過渡期間的常軌的現象。』(Moulton's *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p. 29-30.)

問起這兩部史詩最後形成的時代，也一般是難以解決的。希羅多德說：荷馬生於西元前八百五十年左右，但也沒有別的證據。我們只曉得這兩部詩的時代背景大概是如此的——

那是一個歷史和神話混雜的時代。那時的兵器是銅製的，種類有矛、刀、弓、箭，及皮製之盾。鐵雖已有，但只用作農具。那時的政治，是一種組織不甚完密的封建制度；各邦有一君主，但實權不

甚大，常爲各部會長所控制。會長之妻地位甚高。蓄奴之制流行。婚姻恆用聘金，近於一種購買式的婚姻。各邦的君主常蓄武士自衛。預言人和詩人或歌人頗得尊崇和保護。款待賓客，是那時歌人所歌頌的美德。那時的希臘人性喜航海。那時的藝術是腓尼基的藝術。那時的死人用火葬，不用土埋。那時人相信人死後靈魂入地獄。那時人相信神是主宰一切的。

這。就。是。希。臘。人。有。史。以。前。的。荷。馬。時。代，這。就。是。荷。馬。的。世。界，也。就。是。影。響。及。數。千。年。之。久。的。希。臘。文。化。的。雛。形。

奧德賽的故事是銜接着伊利亞特的事來的。伊利亞特裏所述的是特羅亞戰爭的事蹟。這個戰爭，在距今八十年前的人，還都當牠完全是一種神話。及至晚近德國的古物學家舍利曼博士（Dr. Schliemann, 1822-1890）在小亞細亞地方掘發出古城的遺跡，證明與特羅亞城的地位相合，這才曉得這個故事不是全無歷史的根據。

故事的大概是如此的——

特羅亞王普賴安之子巴里，把拉栖第夢王門涅雷阿斯之妻赫楞誘逃至特羅亞。門涅雷阿斯之弟，即亞克斯及邁錫尼之王阿加綿農，乃召集希臘各邦之主及隣邦酋長，組織遠征軍，欲往劫回赫楞。特羅亞聞信，亦聯合各邦，共同防禦。於是兩軍相持十年，城卒不下。其後希臘軍設木馬埋伏之計，始克攻落，軍士凱旋，獨伊大卡國主攸力栖茲爲海神涅普條所阻，在途十年方得歸家。

奧德賽的故事，就是述攸力栖茲歸家的情節。全書二十四卷，天然分爲兩個部分。前十二卷述他在途中的經驗，充滿着奇瑰的事蹟，異常熱鬧。後十二卷則寫他歸國後的事情，比前部事蹟較少。因前部是寫他和神力的奮鬥，後部是寫他和人力的奮鬥。

這前後兩部又可各分三段，每段包含四卷。第一段述攸力栖茲之子忒楞馬卡斯的冒險事蹟。第一卷開場時，正當特羅亞城陷落後的第十年，其時攸力栖茲未歸，伊大卡，正被卡力普索霸留在西方的奧吉吉亞島。同時，其妻皮涅羅皮在家，被一班求婚人窘迫，家財日耗，無可奈何。第二卷述忒楞馬卡斯號召國人助已不成，得女神密涅發幻作老臣孟韜模樣，勸彼到派洛斯探聽消



息，遂夤夜潛行。第三卷述派洛斯的老王涅斯忒款待忒楞馬卡斯。其夜宴罷，同行的孟韜忽失踪，方知爲女神幻形助己。忒楞馬卡斯遂由涅斯忒之子庇士特拉安伴行至斯巴達。第四卷述忒楞馬卡斯與庇士特拉安在斯巴達，受門涅雷阿斯及其妻赫楞接待，始知攸力栖茲在奧吉吉亞島。忒楞馬卡斯乃決歸伊大卡。同時求婚人在國中設伏，要想害他。

第二段則爲攸力栖茲由奧吉吉亞島到菲細亞的一段情節。第五卷述天上諸神徇密涅發神之請，遣黑梅斯神至奧吉吉亞島，命卡力普索釋放攸力栖茲。但攸力栖茲在海中，又被仇神涅普條因將船破滅。他幸得海中女兒愛諾的贈衣，得不沉沒，遂飄浮至菲細亞。第六卷述攸力栖茲睡在菲細亞的海濱，適公主諾息揆亞帶侍女至河邊浣衣，見之，遂引至城中。第七卷述攸力栖茲至城後，得菲細亞王阿爾辛諾阿的接待，爲述最近的冒險情形。第八卷述菲細亞王召集國人同商護送攸力栖茲歸國之事，當設宴爲之餞行。席間，盲目歌人德謨多克斯歌唱特羅亞攻城事。攸力栖茲聞聲回憶前情，不覺淚下，衆因請其敘述途中冒險事。

第三段是追敘的，卽由攸力栖茲口中補敘出自特羅亞以來的冒險。第九卷記攸力栖茲敘

述到西可尼安人，食蓮人，及賽克洛普斯之國的情形。第十卷述他與風神伊奧拉斯，與勒斯特立哥泥人，及與女妖人塞栖冒險的情形。第十一卷述他到地獄中與諸名人鬼魂晤談情形。第十二卷述由賽梭，西拉，卡立布狄斯等妖魔脫難，卻因同伴誤殺日帝的神羊，致盡被誅戮，獨自己一人無恙，遂陷奧吉吉亞島等情形。

第四段又緊接第二段，復爲正文。第十三卷述菲細亞人送攸力栖茲歸國。登陸後，密涅發將他裝做一個老丐的樣子，又教他誅戮求婚人的方法。第十四卷述攸力栖茲尋至老牧豬人攸米阿斯的茅屋，攸米阿斯卻不認識。第十五卷述在牧豬人茅屋中攸米阿斯父子相遇。第十六卷述攸力栖茲對兒子說明真情，並商量誅戮求婚人的策略。

第五段記攸力栖茲回宮的情形。第十七卷述忒楞馬卡斯先出發回城，卻把攸力栖茲歸國事祕密不宜。然後這裝做乞丐的攸力栖茲亦進城。城中人都不認識他，獨宮門有一老犬尙識故主，遂向他搖尾而死。第十八卷述求婚人正在歡宴時，攸力栖茲與惡丐憂勒斯決鬪。第十九卷述皮涅羅皮與夫相見，卻不認識，只對他敘述對付求婚人窘迫的經過。其夜，老乳娘由立克利爲攸

力栖茲洗脚，發見腿上的癩痕，始識爲故主，但攸力栖茲囑其嚴守祕密，勿許張聲。

第六段就是全書的團圓了。第二十一卷述皮涅羅皮令求婚人試弓箭，誰勝者得娶己。但求婚人沒有一個能彎弓。於是攸力栖茲取弓自射，一箭便中標的。第二十二卷述攸力栖茲現出本身，與兒子忒楞馬卡斯及二忠心的牧人同戮求婚人，並把十二個不貞的宮女縊死。第二十三卷述攸力栖茲夫婦會見後，便自往田莊訪父。第二十四卷述求婚人的戚友因復仇暴動，追至田間，與攸力栖茲鬪；經密涅發神調解，永締和平。

我們現在要問，這樣的一段故事究竟包含着什麼意義呢？這當然又不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有的說這兩部史詩都含着一種教訓：伊利亞特示人以勇於戰爭的模範，奧德賽示人以不憚艱險的模範。有的又說伊利亞特是代表男性之勇，奧特賽是代表女性之貞。又有的單從藝術方面着眼，說牠們是兩部結構極完善的史詩範本。但我們最好把和這兩部史詩時代最近的一個批評家——亞里斯多德——的意見來參考一下。

亞里斯多德對於荷馬是極端推崇的。他在詩學的第四章裏說——〔以下引例均依拙譯詩學（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原文和頁數。僅譯名稱有更改。〕

「論嚴重之風俗，荷馬實超佚儔輩。蓋能併戲劇之體裁與模倣之至美而兼有之者，獨彼一人而已。」（二十七頁）

第八章裏說——

「人或謂布局之統一，由於其主人公之統一，其實不然。蓋人之一生，所遭遇之事至爲複雜；則一人之若干行動，必不能勒爲一種行動……此等處，亦惟荷馬獨具隻眼，蓋其藝術若天賦，誠有過人之處。荷馬之作奧德賽，於攸力栖茲歷險之事，並不盡舉無遺，例如帕那薩斯山上之被創，主人檢閱時之佯狂，皆所割捨，以此等事彼此無必然的及或然的關係者也。其作奧德賽——伊利亞特亦然——但以一種動作爲中心，使吾人覺奧德賽一詞但有一種意義」（二十七頁）

第十五章裏說——

「夫悲劇所模倣之人，既必須超出尋常人之程度，故作者宜以良畫匠爲師法焉。蓋良匠畫像，固須求逼肖其人，然必加美焉。惟詩人作劇亦然。其狀人也，縱或其人有卞急怠惰，或其他失德而務存其真，然必有以崇閎之。亞格松與荷馬之狀阿溪里，卽用此法。」（四十三頁）

## 第二十三章裏說——

『……史詩，其布局亦應如悲劇之依據戲劇的原則，此顯而易見者也。其題材須限於一種動作，必首尾完整，有起有中有訖。如是，乃能類一有機體，若天衣無縫，而能與人以適如其分之快感。……於此，亦唯荷馬能超絕。凡庸荷馬之敘特羅亞戰爭，雖其事自有起訖，亦僅採擷其情節之一部分。若全敘之，則事跡太繁，一覽難盡。若約略其事，取所有情節，一一備述，則又未免頭緒紛繁。故荷馬但取其最精采之一段事蹟，而附麗之以若干枝節之情事，使其詩不致過於單調。自餘詩人所述，或僅一主人公，一時期，一動作，然情節恆顯裂爲無數之段落。』（六十四頁）

第二十四章裏說——

「荷馬之詩實皆具兩種性質，伊利亞特爲簡單而兼哀情的史詩，奧德賽則爲複雜的而同時又爲道德的，且以措辭構思而論，亦皆卓越。」（六十六頁）

同章又云——

「荷馬之爲詩人，絕無可指摘，而尤足多者，即彼能自知其身分，詩人最宜避去自己的口氣，蓋此種口氣，不成其爲模倣也……荷馬作詩之引子，但寥寥數語，即單刀直入，令各人物一登場，而各有其特殊之面目。」（六七—六八頁）

又云——

「……但寫不合理之事，而能若真有其事，則亦未嘗不可。即如奧德賽中寫攸力栖茲被棄伊大卡事，論事固屬不合理，但入荷馬之手，則頗可動聽，此其情節，若以劣等詩人爲之，即當在擯棄之列矣。蓋藝術手段高明者，往往能以詩的藻美掩飾事情之無理。」（六十九頁）

我爲什麼要把亞里斯多德的批評的話統統抄在這裏呢？因爲我相信亞里斯多德是最能了解荷馬的；相信他這七段議論已經把荷馬的偉大處完全說明；相信後來人雖有論千論萬關於荷馬的批評，總都逃不出他的範圍。

我們把亞里斯多德的批評歸納起來，約有下列四點：

- (一) 說荷馬的藝術手段高明。
- (二) 說荷馬於詩材之剪裁和布局獨有長處。
- (三) 說荷馬描寫的人物不但逼肖，且能加一層的『崇閎』。
- (四) 說荷馬能知詩人的身分，而避去自己的口氣。

他的第一點所謂藝術手段高明，似乎是專指『文章』說的。他以爲情節雖有不合理的地方，也能被文章的優美掩飾過去。這一層，在我們不能讀希臘原文的人，或者未必看得出。我們現在讀比較忠實的譯本，覺得有些地方要嫌他的文章太繁重。例如一個人的名字，後面往往加上一大串形容詞，如說他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孫』之類。這在那人物第一次出場的時候，

原是一種不可少的交代，但荷馬詩中一個人物的名字無論出現多少次數，都必仍舊有那一套形容詞附在上面，使我們覺得似乎累贅礙眼。其實這正是荷馬的文章的特色。哈佛大學教授巴馬爾(G. H. Palmer)在他的奧德賽的譯本(1891,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New York.)的導言理說——

「〔詞句之〕重複之在荷馬，猶之在一個小孩子一樣，是他的詩的優美一種真正的泉源。他完全具備小孩子的心情，喜歡把一句話說了又說，喜歡把舊故事同樣地說。(在奧德賽裏凡遇重述舊事，往往只改換一二個字，——如人稱代名之類，——詞句完全一樣。這在韻文的譯本，——如頗普的，——因用韻的關係，故都改動了。我的譯本雖用韻文，但力求保存此等處的真相。——譯者註。)他恆喜用有一種形容詞來表明一件東西或一個人的特徵；這個形容詞一經定了之後，便一逕跟着那個名詞，再也不更動。這樣的重複的疊見，往往與我們以一種類似於近代詩中的「韻」的美感……」

荷馬詩中用譬喻，顯譬(Simile)居多，隱譬(Metaphor)罕見。後代的史詩作者都模倣他，



如味吉爾 (Virgil) 之作伊泥易德 (Aenied) 丹第 (Dante) 之作神曲 (Divine Comedy) 莫不如此。尤其顯著的影響，則見於密爾頓 (Milton) 的詩裏。密爾頓變本加厲，往往把一個顯譬拖至半頁長，全是受荷馬的影響。

以上兩點，是荷馬詩的文章上的特色。亞里斯多德之歎賞他的藝術，若也指這種地方說的，那末雖經翻譯做別種語言，也仍舊可以保存。

至於我們現在讀荷馬詩仍舊覺得有許多似乎不合理的地方，（如奧德賽中攸力栖茲往往誑話連篇，我們覺得有些不入情理，）那決不是亞里斯多德所謂能用優美文章掩飾過去的不合理，也決不是因翻做別種文字才顯出的不合理。我們須曉得這種似乎不合理的地方，是完全根據我們的心理來的。又須曉得一個人的心理是由思想、習慣、信仰以及其他許多因素造成的。例如某民族相信人死便是登天，故當把父母火葬的時候，習慣要在旁邊跳舞歌唱。這在向來習慣於衣衾棺槨和泣血稽顙的我們看起來，便很覺不入情理了。現在我們在荷馬詩中所發見的似乎不入情理的元素，也就屬於此類。就以攸力栖茲的說誑一點而論，我們須曉得荷馬詩

代的道德，是容許有「智略」的人可以利用說誑——且甚至於偽誓——來達到目的的。（參看譯文卷十九註。）明乎此點，那末所有的不合理自然消滅了。總之，我們凡讀時代不同及思想習慣不同的文學作品，決不可因囿於自己的褊狹的心理而不能容受一種似乎不入情理的元素。

但是荷馬之所以偉大，尤在亞里斯多德所指出的第二點，就是他的詩的剪裁上和布局上的長處。於此，我們要注意，這所謂剪裁和布局，斷斷不是我們的古文家或八股家那種起承轉合的說法。

史詩之所以要有剪裁和布局，正是史詩的生命所在。因為史詩所以與歷史不同者，在歷史的紀載，目的只在紀載，史詩的紀載，則目的在闡明一種意義。因史詩的目的在闡明一種意義，故僅取足以闡明這個意義的材料，而捨棄一切不足闡明這個意義的材料；於是乎不得不曉得剪裁。又因史詩的目的是闡明一種意義的，故須把已被採取的材料用最好的方法排列起來，使得這個意義格外明顯；於是乎不得不曉得布局。我們看亞里斯多德的批評，知道當時希臘詩人當

中唯有荷馬明白這種剪裁和布局的方法，所以荷馬就成爲世界的『史詩之祖』了。

晚近的摩爾登更從這個觀點推求史詩進化的塗徑，而知在近世文學中作有大半部分地位的小說和短篇小說，也都無非是史詩進化的產物。那末倘若世界上不會有荷馬，則不但味吉爾，丹第，密爾頓無從產生，卽近世文學中最佔重要的一部分也無由產出。由此可見荷馬在世界文學上的地位如何了。

\* \* \* \* \*

我們現在單問奧德賽的意義是什麼呢？

這可用一句話來回答，就是心意對於環境的征服。我們若要推測荷馬何以拿這個意思來做題目，應該先知道荷馬時代的希臘思想和信仰。

我們看荷馬以後的希臘悲劇家的著作，差不多沒有一個不把『命運』的威權做題目的。上文已經說過，希臘人相信掌握命運的神是主宰一切的，故對於命運的威權完全屈服。那時的所謂悲劇，無非就是人失敗在命運之下的意思。這在索福克儷 (Sophocles, B. C. 496-406)

的厄狄波斯王 (King Oedipus) 一劇 (此劇有拙譯本，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裏表現得格外明白。這樣的信念，在有歷史的時代尚且如此，那末在神權全盛的荷馬時代自然更甚了。荷馬因爲不耐這種命運的、信念的壓迫，所以要提高人的「心意」的威權，認爲可以征服由「命運」造成的環境。

他要實現這點理想，所以在奧德賽裏用一個剛毅有智略的男子，一個貞節不撓的女子，和一個謹慎聰明的兒子來做主人公。他替這三個主人公都加上一個固定的考語：攸力栖茲是「聰慧的」(Polumetis)，皮涅羅皮是「細心的」(Periphon)，忒楞馬卡斯是「審慎的」(Pepluménos)。這「聰慧」、「細心」和「審慎」三種德性，是對於命運獨立的「人」的德性。故攸力栖茲憑他的「聰慧」得以打破歸途中由命運造成的種種難關；皮涅羅皮憑她的「細心」得以打破在家中由命運造成的種種窘迫；忒楞馬卡斯憑他的審慎，得以打破由命運造成的種種陰謀。這位對於「命運」抱革命態度的大詩人，雖則還不敢完全否認那掌握命運的諸神，(因爲奧德賽裏寫攸力栖茲之脫難和成功仍舊都靠密涅發神的幫助) 但他深信心意的

力量足以挽回命運，又深信唯有本身有力量有美德的人纔能得神的幫助。故攸力、栖茲雖被神救出，卡力普索島，但仍舊要他在海中拚命掙扎才得脫難；後來他誅殺求婚人的時候，雖有密涅發神在梁上暗中幫襯，但也仍舊要他自己和兒子親手揮矛密涅發神之不肯把攸力、栖茲從特羅亞一陣風便送回伊大卡，且不肯早發些神兵把求婚人一齊殺滅而必待攸力、栖茲歸國親自誅戮者，就因為命運雖傾向於人而仍必人自己努力之故。這才是荷馬的教訓，這才是荷馬的精神，也就是希臘全民族的精神。所以希臘人雖包圍在神和命運的空氣之中，卻絲毫沒有一點靠天任命的頹廢氣象，而不失為一個活潑潑的有為民族。

如上所述，可見奧德賽並不是以有妖怪地獄等等離奇的情節見長的，牠是涵有一種足以代表全民族精神的深富意義的。配着這樣的深富的意義，牠更有一個完美的布局。這個布局，不僅如上文所述那樣分段分卷的層次而已。因為奧德賽的布局，正如亞里斯多德所說，是一種『有機體』，且能『使吾人覺奧德賽一詞但有一種意義』的。關於此，也是摩爾登最說得明白。

(見 Moulton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 133-143)

據摩爾登的分析，奧德賽的布局比伊利亞特的布局爲複雜而進步。亞里斯多德也曾說，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布局有簡單和複雜的分別（見上）。這簡單和複雜的分別，不必就是價值高下的分別，却由此可見布局的複雜與否，是跟着詩的意義爲準的。奧德賽因爲是「道德的」（就是表現一種人格的）史詩，所以不得不用一個複雜的布局。

在伊利亞特裏，特羅亞戰爭是一面很顯明的背景；在奧德賽裏，這個背景就依稀彷彿地放在遠處了。

奧德賽的主要情節（就是最能顯出全書意義的情節）是攸力栖茲的歷險事蹟。這段情節包涵着平衡的兩個部分：一是「結」（Complication）的部分，一是「解」（Resolution）的部分。「結」裏面的事蹟使得攸力栖茲離家愈遠；「解」裏面的事蹟則使他離家愈近。又「結」裏面的情節多神奇，「解」裏面的情節多冒險。「結」的原動力是海神涅普條因，「解」的原動力是女神密涅發。

這個主局（mainplot）之外，還有一個副局（underplot），就猶之正主人公攸力栖茲之

外，還有兩個副主人公，皮涅羅皮和忒楞馬卡斯。副局裏的情節就是攸力栖茲家庭中的事蹟。其中包含九個人物（或團體），六個是忠的，三個是奸的；忠的後來都得團圓，奸的都不免誅戮。

奧德賽也和伊利亞特一樣，除開主要的情節之外，還有許多次要的故事。但是這些次要故事，性質卻又與伊利亞特裏的不同。因為伊利亞特裏的次要故事，只不過是些拉雜的奇情的敘述，奧德賽的六個附帶的故事——即裝乞丐故事，與亞查克斯決鬪故事，木馬故事，獵豬故事，弓的故事，及牀的故事——則一。一都與主人公有關係，一。一都使全書的意義（就是一個人的智略）格外烘托得明白。

此外，還有三個似與正文無關的獨立人物，其實並非無關，因為他們是用來陪襯正文中的人物的。門涅雷阿斯顯然是攸力栖茲的陪襯；因為他也是一個冒險的人；他的被羈留在埃及，正如攸力栖茲之被羈留在奧吉吉亞島；他又與攸力栖茲相似，也是備嘗辛苦之後終得歸家享受和平之福的。奧勒斯提是忒楞馬卡斯的陪襯，因為忒楞馬卡斯以奧勒斯提替父報仇為榜樣，方才存心要誅戮求婚人的。還有提奧克力麥奴斯，也以替忒楞馬卡斯做陪襯的資格加入奧德賽

的人物的。

如○是○奧○德○賽○裏○沒○有○一○件○事○是○贅○的○，○沒○有○一○個○人○物○是○虛○設○的○；○沒○有○一○件○事○一○個○人○物○不○是○幫○着○顯○出○全○書○的○意○義○的○這○就○是○所○謂○『○有○機○的○史○詩○』○這○就○是○完○整○無○缺○的○布○局○。○摩○爾○登○又○把○他○的○

分析的結果列表如下：

## 奧德賽的布局

主局……攸力栖茲的歷險

結……奇情的九事——涅普條因原動

解……冒險的九事——密涅發神原動

副局……家中的狀況

忠者六（妻——子——父——乳娘——牧豬人——牧牛人）

奸者三（牧羊人——麥蘭多及宮女——求婚人黨）

次要

故事……關於主人公之六事（乞食——與亞查克斯鬥——木馬——獵豬——弓——牀）

陪襯之三人物（門涅雷阿斯陪攸力栖茲——奧勒提斯陪忒楞馬卡斯——提奧克力麥奴

斯陪忒楞馬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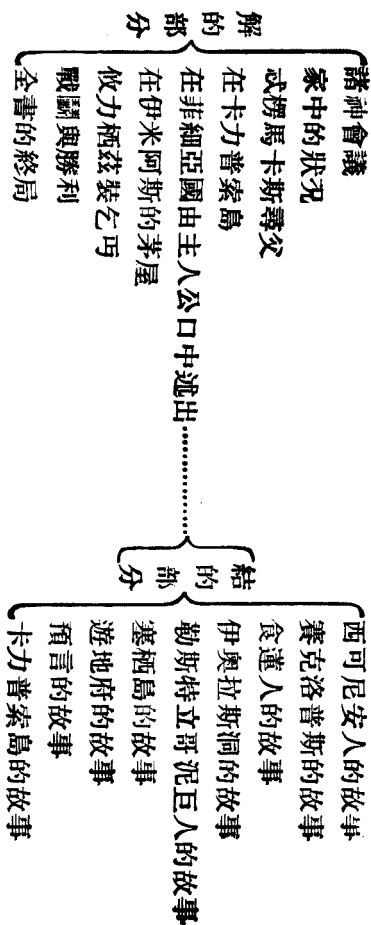
依稀的

背景……特羅亞戰爭



更從全部情節的進展看，我們可見牠的『解』的部分凡分九段，『結』的部分共含九事。最妙者，牠的『結』裏面的九件事是完全在『解』裏面的中心一段由主人公的口中補述出來的。這真可謂千古難得的絕妙布局，請看摩爾登的圖：

## 奧德賽情節之進展



亞里斯多德歎賞荷馬的第三點，就是說他不但能把人物描寫得逼真，並能加以一層的崇閱。這所謂加以崇閱的意思，亞里斯多德在詩學的十五章裏（見上文引）已經說得很明白。卽凡史詩的主要人物，必須有一種比常人高尚的性格，方能引起讀者的景仰；否則便不能成爲偉大的史詩。荷馬的兩大史詩的人物都是具有比常人高尚的性格的，所以都成爲偉大的傑作。亞里斯多德會舉伊利亞特裏的阿溪里爲例；因爲阿溪里雖是一個極其燥急和剛愎的人，但他對於朋友帕特洛克拉有一種非常的熱愛，對敵人老普賴安王則有一種非常的仁慈，因使我們不由得要愛慕他，景仰他。奧德賽的攸力栖茲也是如此。他雖則滿口荒唐，善用智略，卻決不是一個卑鄙的猾漢。我們看他臨難不懼，而同時見老父會哭，見老犬之死會哭，見人之無罪會一笑釋之，處處流露出他的高尚的性格，處處流露出他的『崇閱』。他如描寫皮涅羅皮之苦節不撓，諾息揆亞之溫婉純潔，以至描寫老犬之戀主悽死，也都莫不是經過『崇閱』的。因此之故，荷馬的人物遂被希臘人取爲模範，荷馬的詩就成爲希臘人教育兒童的重要工具了。

柏拉圖的對話愛溫 (Ion) 裏說有一天希臘的大哲學家拔格勒底問一個唱荷馬詩的行吟詩人名叫愛溫的道：

「當你唱詩唱得精采，使你的聽衆都歎賞的時候，就是你唱敘力栖茲躍身登門，現出本身的情節，或唱阿美里攻打赫克武的情節，或唱關於安得洛馬岐，赫邱巴，普賴安的動人的數段的時候，試問你那時心裏還能鎮定的嗎？你那時豈不要狂歡興奮，且被那些人的行爲所感動，有若置身於伊大卡和特羅亞嗎？」

愛溫答道：

「拔格勒底，誠如你所言，我不能否認，因我唱到悲時，不由得眼中淚迸；唱到恐懼和恐怖的情節時，不由得頭髮直豎，心中狂跳。」

這段對話有兩層意義：第一層，足證荷馬詩的魔力之大；第二層，足證他的魔力之所以大，由於他的人物和情節之可歌可泣，就由於他能「崇閱」他的人物。

最後，亞里斯多德說荷馬能不把自己的口氣用入史詩裏便是他的長處。這一層也極重要。因爲詩人要顯出他作詩的意義，儘可不必——而且也切忌——用自己的口氣來參加議論；詩人使人物登場之後，便須由他自己發展，由他自己去顯出意義。荷馬在奧德賽裏，只開首『荷歟』一段是用自己的口氣的，以後便絲毫看不見自己參加的痕跡。這在後代著名的史詩作家，戲劇作家，小說作家，莫不如此。故由此點而論，荷馬實開千古文藝的最大義法。

關於我的翻譯奧德賽要聲明的有兩點：(一)我用韻文翻譯，並沒有別的意思，只不過覺得這樣的韻文比較便讀；(二)我這譯本所依據的，以 William Cowper 的無韻詩英譯本爲主，參以 Alexander Pope 的韻文譯本，S. H. Butcher and A. Lang 及 G. H. Palmer 的兩種散文譯本。

一九二八、八、二五，於上海。

# 奧德賽

## 卷一

奧林帕斯諸神集議  
伊大卡國天女贈謀

懿歟！繆司敢煩謳唱，

唱彼希邦名將，勤勞執掌，

謀多智足聲名廣；

既逞干戈，殄滅了特羅亞神聖之邦，

把那天建的金城掃蕩，

便一處處浮蹤浪跡，

一國國問俗觀光；

身冒着狂濤浪，

冀率朋曹安返家鄉，

又誰知一時迷罔，

誤宰了日帝的神羊，

因此上上干神怒，

阻歸程，設下萬千魔障。

懿歟！繆司宙斯之子！

煩把這其間情由原委，

爲吾下界細播揚。

禍結兵連垂十年；

但得生旋，

得渡過波濤巖險，

此時俱已返家園。

獨攸力栖茲猶在他鄉轉輾，

父母家邦難得見，

念愛妻愁腸日萬轉；

都祇爲被<sup>①</sup>妖人洞府羈留，

逞風情百方繾綣。

休怨喜歸期不遠！

更有未了事，待彼歸時親發遣。<sup>②</sup>

彼時天上諸神俱動憐，

獨涅普條因<sup>③</sup>猶未消讎怨。

卻喜那讎神彼時遙在天邊，

在愛西屋皮亞<sup>④</sup>族類之間，

（原來那族類平分兩半，

半個兒東向，半個兒西面；）

他在彼享的是百牢豐盛祭，

聽的是阿諛頌神言。

這裏育夫<sup>⑤</sup>召集羣神會，

在奧林怕斯<sup>⑥</sup>高處光明殿：

那尊神心念伊吉斯塔斯<sup>⑦</sup>一樁公案，

念他命喪在奧勒斯提<sup>⑧</sup>之劍，

縱作鬼也難把身上血污瀦，

尊神念此心根觸，因白諸神言：

『可歎凡人頑梗，

事事兒都歸咎神明，

不說是自家作孽招災禍，

卻認做神譴天刑。

試想那伊吉斯塔斯，

他私通君后弑人君，

罪孽層層；

我也曾遣麥邱立<sup>①</sup>下降凡塵，

爲他預警，

說他日王子奧勒斯提年長成，

終有日報仇洩恨，

無如他辜負吾神好意，

忠言不聽，

因此上顯遭報應。」

神言至此停；

於是密涅發<sup>②</sup>媚轉雙睛似水清，

爲尊神稟白言惟謹：

『盛哉尊神！爾唯萬物之根，

爾實神中之神！

提起那污穢罪人，

這般刑戮原相稱；

凡喋人之血者，都應得這般報應。

只是我胸中，憤激與悲傷交併，

都爲那攸力栖茲英超人，

卻依舊厄於運命。

他如今身居孤島，

四面是巉巖海濱，

但聽的林聲蕭索浪奔騰，

歎無辜遠離鄉井，

被妖女洞中蠱禁。

想她父亞特拉斯，<sup>㊟</sup>原是個魔道中人，

他目能燭海底生靈，

手提着無疆天柱，把天地支撐。

如今他此女，把這可憐人無端拘禁，

欲待逞風情博彼歡心：

卻誰知萬種溫柔俱無益，

慰不得他懷念故園情；

可憐他極目家鄉終渺茫，

只落得心灰意冷，

恨不能立時重見故里炊煙影。

嗚呼無上神，

爾怎忍教他顛沛，漠不關心？

念他在弗里家<sup>㊟</sup>大海之濱，

也曾建祭壇奉爾尊神，

唯虔唯潔唯恭謹；

爾緣何事心懷恨，

必欲使受盡人間最不幸，



恪施福祐，不與憐矜？」

於是育夫言：「吾女之言差矣！」

我也知那攸力栖茲，

智勇人間無比，

奉吾神最多禮，

我怎忍將他遺棄？

祇因那涅普條因，念子仇懷恨未已，

這重重魔障都由他起。

原來海神福栖茲，

有女俎莎，色麗，

嫁與涅普條因爲妃，

生子曰坡力飛馬斯，

他視同拱璧，

後被攸力栖茲劇喪雙明，

他恨深入骨髓，

縱未卽取命相償，

卻設下萬重魔障轉輾阻歸期。

你我如今且從長計議，

俾攸力栖茲得重歸鄉里；

倘若是你我力協心齊，

料他獨力也難與吾曹敵，

不由他不平卻心頭氣。」

那密涅發又尊一聲「至尊天父，萬神之神」

言道：「既列位尊神協力齊心，

允把那可憐人兒救拯，

竊擬煩黑梅斯<sup>①</sup>往奧吉吉亞島一行，

去對彼妖人宣命，

謂吾曹計已定，

欲使攸力栖茲重歸鄉井，

她須立刻放行毋抗命。

一面由小神前赴伊大卡，

去尋攸力栖茲之子忒楞馬卡斯<sup>②</sup>把計謀相

贈，

命他速召集國中父老，朝中大臣，

把安邦策略早商尋，

並謀對付那些求婚無賴人，

莫待把宮裏牛羊宰盡；

然後由小神帶往斯巴達<sup>③</sup>派洛斯<sup>④</sup>兩處尋

親，

倘能尋得些兒消息，

也可以歸慰國人心。」

說罷，她忙把繩鞋穿上；

那繩鞋，是件仙家之寶，閃出燦爛金光，

用她時，可以乘風破浪渡重洋；

又攬了一柄無敵金鎗；

這金鎗也不尋常，

任大隊英雄好漢一見俱驚惶。

當時那神結束停當，

便從奧林帕斯極頂撥開雲頭下降，

一霎時已到伊大卡，

面前便是攸力栖茲的宮殿門牆；

她於是化作退菲安<sup>⊙</sup>國主孟提斯<sup>⊙</sup>王模樣，

手提着明晃晃一柄金鎗。

見宮門前一班求婚的無賴鬧驢，

把宰食了的牛皮墊坐，

正紛紛飛盞流觴。

又見內侍們來往奔忙；

有的爲他們調酒漿，

有的將海綿蘸水拭几席，

打點着把筵宴重張，

更有的方剝肉，刀聲不絕響叮噹。

彼時忒楞馬卡斯，

見羣無賴恬然不知恥，

心下正憂思：

幻想中，彷彿見父王忽然戾止，

受羣情擁戴無異曩時，

又見衆無賴聞風皆遠逝。

思至此，始瞥見宮門客至，

深悔出迎遲，

便趨出，握客手，接過那金鎗一枝，

言道：「尊客何來！休怪主人放肆！

莫嫌粗糲客且食，

然後請將來意分明見示。」

於是王子前行客後隨，

行行來至宮殿裏；

他把那金鎗在一依柱的架中插立，

其間有攸力栖茲的各般兵器，

排列時整整齊齊；

於是導客入一座，裝潢煊麗，

鋪一幅紫色地衣，

端一凳爲客承履，

這纔自設一座兒，

與客座密相毗，

卻與羣無賴宴飲之場遠隔離，

爲怕他們恣睢無禮，

又欲把喧譁避，

冀向客探聽親消息。

便見一宮娥提來盛水金壺，

將水在銀盆灌注，

主客先後盥畢，

乃把席面安鋪；

一內侍進饅頭，

又獻上珍奇菓脯；

司餉者進肉，

色色形形無數，

又把金杯分獻主和賓，

便有蒼頭將酒來注。

已而衆無賴，擁進宮庭，

各佔據椅兒板凳。

男僕人呈上盃手金盃，

女僕人提着饅首籃兒滿地奔，

衆小侍忙爲他們將酒傾；

一霎時但見的虎嘯狼吞。

無何大衆俱醉飽，

乃思妙舞往音，

以爲無此不歡欣；

於是有一僕，遞與腓麥烏斯<sup>①</sup>一尾琴，

腓麥烏斯欲待不遵，

經不得衆人相強甚，

只索撫弦一曲調清新。

維時王子附客耳旁細語，

將一腔悲憤盡情傾吐，

道：「有一言，願尊客莫嫌唐突。

客亦見此輩聲歌之樂何如？

原來把別人家業恣情揮霍，

都祇爲這家家主，

如今若不是尸暴在沙場，

多應是滄海埋骸骨。

倘一旦主人歸故土，

料此輩無恥之徒，

都將恨不得插雙翅兒飛去，  
更無暇把錢財顧；

卻無如，這般希望總成虛，

縱人人都道歸期近，

終教人難信取！

尊客啊，願君把來意分明訴：

華宗何氏？貴邦何許？

來舶何名？航行自何處？

想我父生平好客，

君毋乃與彼相知有素？

抑是第一遭兒枉顧？」

於是密涅發對言：

「垂詢處，願一一爲君從實訴。

若問起我家門第，堪矜詡：

我是安溪亞拉斯之子孟提斯，

是退菲安人之主。

此行本運鐵往提彌莎去，

欲把黃銅換取。

暫停舶在來茲倫港，奈利登山之澗，

上有叢林深覆。

你我是世交，往還有年所，

謂余不信，可佳問雷厄提茲爾祖，

當能一一爲君語，

第人言此老如今已絕足不來城，

只獨在鄉村隱處，

日惟在葡萄園裏親勞苦，

執炊的但一老嫗。

我此番，爲聞爾父已凱旋，

故爾親來致祝，

誰意天心阻，

猶使在他鄉羈旅；

爾卻無須酸楚，

爾父平安無故；

他多應在海中荒島，

被蠻人強禁拘。

我雖不是預言家，

解不得冥冥之數，

卻曾得上天默示，

故爾今來告汝，

料歸期計日能數；

想爾父謀多智足，

縱使是鐵鍊在身，

也難把他長禁鎖。

至於你，儀容能許，

是否此邦君儲？無妨直訴。

看你眉目之間，與爾父如同一塑，

爾父容顏我熟睹，

他未出征時，我和他晨夕相處，

卻不道闊別來，轉瞬已十餘寒暑。」

於是王子爲客語：

「大抵吾人年少，

多不識己身何自出，

猶幸小人有母，

嘗謂我是此邦君儲，

料應更無乖錯：

只如今天下最不幸，

莫如我那生身父；

我恨不得別投生，

得見親終老鄉土——

既垂詢，敢把私情吐。」

於是密涅發言：

「喜皮涅羅皮<sup>⊙</sup>得子賢如你，

且莫道茲邦將式微。

卻願你直言無忌諱：

此輩是何人？

何事張筵侈靡？

你且說知端的。

莫不是君家有喜事，

因此大張筵席——

看若輩都不似自裹餽糧來會食？

且若輩何等猖狂無禮！

恁爾喧囂震室！



知禮人不堪嚮邇！不堪嚮邇！

於是王子將言對：

「客說垂詢，寧能深諱？」

想當初我父治家時，

這家門事事都如意，

又誰知天意背，

不令安寧到底；

自出征，一去無消息。

倒不如他攻城略陣沙場斃，

抑歸途遇害在同僚手裏；

倘若恁地時，

此邦百姓早應把遺骸埋瘞，

便是我，也早應把他的威名承繼；

祇如今，他被狂風攝得冥冥地，

不知身在何方寄，

竟去得沒一絲兒蹤跡。

況我如今悲苦，

不特痛親而已；

天又賜我別種愁煩，

更教人沒個存濟。

原來這一帶島嶼櫛比，

有杜利嶽●和沙米●

還有那查辛沮島●森林地，

那其間頭目多如鯽，

更加上伊大卡本地豪強，

都曰在我家中饗餐，

藉口說要向我母親求伉儷；

我母親，既不敢明言峻拒，

又沒個萬全計；

眼看他們把這家業無端掃地，

還怕我這區區性命也難護庇。」

於是密涅發嘆喟言：

「原來如此！

無怪你盼親歸，意誠心摯。

憶當日我與爾父初相識，

他在我家豪飲時，

端的是氣概不可一世；

倘他日重返家門，

頭盔，身盾，手雙矛，未改曩時氣勢，

料收拾這班無賴，如反掌耳。

原來彼時他赴伊斐拉國，

問麥麥拉思<sup>●</sup>之子愛拉斯<sup>●</sup>乞藥塗矢，

愛拉斯緣畏神，勿肯與，

乃折道我邦暫止，

我父對他極愛重，

因出藥少許贈之。

倘若如今攸力栖茲，

豪健無殊當日，

料此輩求婚無賴，應悔自家多事，

送命須臾耳。

只如今天意向難知，

爾父歸期未可必；

你莫如速自爲謀，

早把這些求婚人送訖。

我今爲爾計，願爾垂意：

爾明晨早起，

把國內英雄召集，

爾可指天爲證，將此事對大衆宣言畢，

便命求婚人各返家鄉，

再不容他淹滯。

爾母若還有別抱琵琶意，

爾可送她歸外家，

任她父爲她置辦裝奩，另行擇配。

至於你，須速擇定船兒一隻，

招募海員二十，

速去覓你父親蹤跡。

你也許在路人口裏探得些兒消息，

也許遇着個天差使者示你些兒兆迹。

你可先往派洛斯，去問涅斯忒，

後往斯巴達，去會門涅雷阿斯，

爲的是希臘出征軍他最後歸。

你若還聽說爾父尚在人世，

業已動身歸里，

你就不妨再待一年，

任那求婚人姿情浪費。

倘不然；若聽說他已經身死，

你就須急速趕回家，

爲他大排場舉行喪禮，

並建個墳塋紀念功績；

勸爾母下堂他適。

迨這諸般都畢，

你於是心下可三思，

想個萬全計，將那班無賴一一都收拾。

你如今非復是嬰孩，此責無旁貸；

寧不見那奧勒斯提，

爲報親仇，博得到處讚聲洋溢？

莫辜負你一片聰明美質；

你須得抖擻精神，

留個芳名在青史。

只是我如今須回船去矣，

免船人久待猜疑；

我願君心下再三思，

藹藹之獻君牢記。」

於是王子言：

「聽君言，令我心感激無既；

我叨受這般厚愛，

真個是慈親不啻！

明知客此行不可已，

卻敢望暫時留止；

浴個身兒，且把精神養息。

我尚有物贈君，聊慰長途岑寂，

也藉表我些須微意；

原來我此物精美珍稀，

祇應投贈知己。』

密涅發乃答言：

『主人無須留止，

我卽刻便行矣。

你我後會有期；

主人果有贈貽

且待我歸途過此再領盛意。

還當報爾以珍奇。』

她說罷，身如鳥雀騰雲起，

卻預曾將勇氣賜與王子，

會使他念親心倍加曩昔。

王子目擊這般靈異，

方知客是天神，化身顧己；

便逕往求婚人聚會之地。

維時腓麥烏斯歌猶未已，

唱的是希臘軍歸國密涅發降災一段傷心情

節，

一時舉座都岑寂。

那愛揆立阿斯<sup>①</sup>之女皮涅羅皮，

彼時身在樓中宮裏，

把這哀歌一聲聲聽入耳，

便移步下扶梯，

有兩宮娥從侍。

既至求婚人聚會之地，

把身在廊柱凭依，

兩宮娥左右侍立，

乃舉面衣將顏障翳，嚶嚶啜泣。

她泣道：「腓麥烏斯阿！

想你識得神道與英雄的故事多，

都爲向日詩人所樂歌，

你何不另揀幾段爲求婚人侑酒，

讓他們靜聽君歌？

這樣的哀聲須速止，

爲的是牠要碎我心窩。

想我夫聲名大，

希臘與中央亞各斯<sup>②</sup>到處傳播；

他一去竟無消息，

我無日無時不哀悼他；

今聽你這般哀曲，

教人根觸更如何！

於是忒楞馬卡斯回道：「母親阿！

那歌人愛唱甚麼，你儘管由他。

人間凶吉總由天，

幾曾見歌人之曲能爲禍？

他方纔把希臘人歸國的悲情唱，

料他心實無它，

人人都讚賞這新歌。

你須能忍着心兒聽它；

如今出征未返的，非僅攸力栖茲一個，

和他一樣的正多多。

你進去，且自把家事張羅，

你去勤紡績，力機梭，

並把奴婢們管課；

說話是男人事，——

尤其該讓我，——

爲的是這里主人是我。」

她於是返身進宮去，心下甚驚惶，

把兒子的話牢放在心上。

帶宮娥登樓入臥房，

念夫君，大慟傷，

終至密湮發來將她催入黑甜鄉。

外面遊廊下，一班求婚無賴喧嚷如狂，

一個個高聲祈禱，

要和她共枕同牀。

於是王子開言講：

「爾等求婚人，真無恥，太猖狂！

有酒宴不知歡享，

爲甚的這般喧嚷？

你不聞腓麥烏斯這樣神聖的歌聲，

人間能得幾回賞？

到明朝，會我在議場上，

我將正式對爾等宣告，

命爾等都出這門牆，

各自去輪流宴饗；

爾等若還堅執，

必欲大家都祇受一人供養，

我只索央求上蒼，

那育夫自然會和爾等算賬，

他日爾等在這宮中命喪，

看有誰人來抵償？」

求婚人聞言俱切齒，

都怪他說話放肆。

於是發言的是安廷諾阿，

尤派提斯<sup>④</sup>之子；

他道：「你這等出言無禮，

似是神人教你；

願育夫終不讓你君臨伊大卡，

不讓你把父業承繼！」

忒楞馬卡斯答言：



「安廷諾阿，你休無禮，

倘若是我能勝任，天意無違，

我也何嘗不可君臨此地？」

你以爲我不得爲君，便是莫大禍祟？

原是；皇帝尊榮富貴，

何嘗不可爲？」

只如今攸力栖茲雖死，

伊大卡尙不乏名高望重，堪以繼承王業；

至於我，我欲得做這裏一家之主，

我欲得制宰我父征服之輩，——

這權柄非我誰歸？」

於是坡里麥斯<sup>②</sup>之子攸力馬卡斯<sup>③</sup>開言

講：

「將來誰是人君，且看天心所向；

你欲得管束自己的家奴，

你欲得做自家的家長，

料伊大卡一日不亡，

這權柄無人敢搶；

只是方纔那客是誰人，

好朋友，煩你明講：

他來自何方？」

是何族氏，何處家鄉？」

他此來，是報爾父歸家消息，

抑爲私事商量？」

看他沒點寒酸樣，  
多應是道家小康；  
只緣何去得恁匆忙，  
竟不待我們瞻仰？」

忒楞馬卡斯答言：

「我父親已經辭世長行，

縱人言說尙生存，

我已不復置信。

我母親，有時命卜者把消息問，

我卻也總不經心。

至於方纔那客人，

他是安菲亞拉斯之子孟提斯，

是我父從前故友，是退菲安人之君。」——

只是他口雖如此說，

心下已分明知是女神。

於是求婚人重又興歌作舞，

直至天垂暮；

但見夜色旣凝，

乃各歸家就寢。

忒楞馬卡斯之臥室在一高樓頂，

朝着外廂天井。

彼時衆旣散，他便匆匆向臥室行，

滿胸中思慮紛紜。

有老媪名由立克利。●

持光明雙炬爲他前引。

她是奧普斯<sup>●</sup>之女，皮賽那<sup>●</sup>之女孫；

她幼時，雷厄提茲出了廿牛之價將她買進；

他待她，直與自家妻子一般禮敬，

只未和她共寢，

爲的是怕妻妬恨。

彼時便是此媪，爲王子秉炬前行；

王子孩時曾受此媪乳，

因此一家中她待王子最有恩。

彼時王子開了臥室門，

坐牀沿，將內衣解下交與此媪，

媪爲他摺疊齊整，

安掛在牀邊一釘，

乃出室，引銀環掩上門，

又攀機括安插了門橫。

那王子臥床上，羊毛覆身，

把將來尋親事與女神贈計終夜細思尋。

① Muse 司美之女神。凡史詩開場，例呼繆司而告之。伊利

亞特開場云：

懿歎女神！煩唱那皮琉斯之子阿溪里，

因他那不祥的一怒，

致希臘的生靈蒙災無已……

密爾頓之失樂園開場云：

天上的繆司，煩謳唱！……

② 卽攸力迺茲 (Ulysses)。攸力迺茲或稱奧狄秀斯

(Odysseus) 爲伊大卡 (Ithaca) 國主。其人智勇兼全，聲譽廣著。特羅亞之役，嘗立奇功；事俱載伊利亞特中。奧德賽所紀爲特羅亞城滅後，攸力栖茲歸途所歷之事。蓋希臘既克敵，各軍皆先後凱旋，獨攸力栖茲與所部輾轉在外，不得歸國者凡十年，其間尤以居奧吉吉亞島 (Ogygia) 之時爲最久。

② 指卡力普索 (Calypso) 乃一女妖，居奧吉吉亞島。

③ 指驅逐求婚人事。

④ Neptune, 海神；其子坡力飛馬斯 (Polyphemus) 被攸力栖茲挖去雙目，因結不解讎。

⑤ 愛西屋皮亞 (Ethiopia) 爲非洲黑種人所居之地。Samuel Butler 之奧德賽散文譯本註云：「希臘人當時以爲非洲盡爲黑種人所居，故一牛朝西接大西洋，一牛朝東接印度洋。」

⑥ 育夫 (Jove) 卽朱匹忒 (Jupiter) 爲天上至尊之神，稱「諸天之父」，電爲其兵器，鷹爲其護法鳥。

⑧ 奧林波斯 (Olympus) 天也；爲諸神所居之處。初時人以爲卽奧林波斯峯之顛。

⑨ 伊吉斯塔斯 (Agasthus) 與阿加綿農 (Agamemnon) 之後，克力騰涅斯特喇 (Olychnestra) 通。阿加綿農征特羅亞歸，爲奸夫淫婦所害。越數載，王子奧勒斯提 (Orestes) 殺其母及伊吉斯塔斯。

⑩ 見前註。

⑪ 麥邱立 (Mercury) 神名；爲諸神之先行使者，並司導引靈魂入下界之職。羅馬時奉爲商業及利市之神。

⑫ 密涅發 (Minerva) 爲文事之女神，又名拍拉司 (Pallas) 又名雅典尼 (Athena)。

⑬ 亞特拉拉斯 (Atlas) 建天柱之神；其柱相傳在北非之西部。故亞拉特斯山脈 (Atlas Mountains) 及大西洋 (Atlantic Ocean) 均因此得名。

⑭ Phrygia; 特羅亞在小亞細亞之弗里家。  
⑮ Phorcys.

① Thōssa.

● 見註五。

② Hermes. 即賽邱立。見前。

③ Telemachus.

④ 斯巴達 (Sparta) 其王為門涅雷阿斯 (Menelaus)。

⑤ 派洛斯 (Pylos) 其王為涅斯忒 (Nestor)。

⑥ 退非安人 (The Taphians)。

⑦ Mentes.

⑧ 腓麥烏斯 (Phemius) 之奏樂實出求婚之強迫故攸力

栖茲歸後獨彼得免於死。

⑨ Anchialus.

⑩ Temesa. 在意大利極端之西岸古時以銅產著名。

⑪ Rheithron.

⑫ Neritum.

⑬ Laertes.

⑭ Penelope 攸力栖茲之后或楞馬卡斯之母。

⑮ Dolichum.

⑯ Same.

⑰ Zacynthus.

⑱ Ephyra.

⑲ Mermerus.

⑳ Ius.

㉑ Icarus.

㉒ 中央國各斯 (Middle Argos) 即伯羅奔尼撒 (Peloponessus)。

㉓ Antinous. 求婚人之一。

㉔ Eupetites.

㉕ Polymus.

㉖ Eurymachus 求婚人之一。

㉗ Euryoles.

㉘ Ops.

㉙ Pisenor.

## 卷二

羣無賴會場肆猖獗  
王太子暮夜暗登舟

次日晨，玫瑰色的朝曦初放，

那王子便匆匆起牀，

結束了衣裝；

把芒鞋扣在可人兒的腳上，

把刀兒掛在肩膀，

這纔濶步離房，

宛似個天神模樣。

他立命承宣官把意旨宣揚，

命臣民聚集，把大事商量；

不一時，衆人俱齊集，

他於是手持長矛蒞會場——

並不孤行，隨從有二虜

彼時密涅發會賜他一副神聖的可人兒形相，

因此上他來時，衆人一見俱驚惶；

當他就坐他父的寶座時，

便朝廷老臣也個個謙恭退讓。

彼時第一發言的是伊吉普塔斯，

他年高偃僕，世故深知。

有一子名安替福斯，

當初從攸力栖茲同赴產馬名區意力思。

被野人賽克洛普斯<sup>④</sup>在洞中害死，  
並將他烹食。

如今剩下的尙有三子，

兩個耕作田間承父志，

一個名爲攸麟諾麥斯<sup>⑤</sup>，

也混入那些求婚的無賴子；

彼時此老念亡兒未減哀思，

甫開言淚流不止。

他道：『伊大卡的諸賢，聽我言。

自從攸力栖茲去國日，

我輩朝廷諮議，一向未曾聚會似今天；

我不識今朝此會是何緣？——

何須問主張此事的，是前輩，是幼年——

莫不是他風聞着敵人師旅臨前？

莫不是有其他國事，須警告，費商研？

我料定此人必是個大賢；

我希望育夫許他得遂心頭願。』

王子聞言，認是佳祥兆朕，

便慌忙立起身。

他那一腔衷曲急急須宣罄。

他立在大衆中心，

承宣官皮賽那把王杖進。

他於是向伊吉普塔斯言道：『先生，

今日召集此會的便是鄙人，

你當知我有滿腹憂傷難復隱。

我並未風聞敵兵臨境，須向諸君告警，

也並無國家大事說與諸君聽。

這憂愁純屬我私人，

我這家門如今有兩宗大不幸。

第一件，我那父親——

便是今日在座的人人之主，

且當初待諸位，直與自家親父一樣慈仁——

他一去竟無蹤影；

第二件，更可驚心，

我這份家私不久便要傾盡。

都只爲各方領袖的兒子，

爭向着我母逼婚姻，

全不管這事違她本心。

他們卻不敢向她父愛揆立阿斯去問訊，

去問他那個最稱心，

求他把女兒和裝奩同贈，

只日日在我父家中廝混，

宰殺了我們的胖牛羊，供他宴飲，

喝了我們多少酒，誰也不加思忖。

你想誰的家私吃得住這般耗損；

我家中不復有攸力栖茲來抵擋這不幸，

我自己力量又不足將他們殫。

我此生將終不得與我父一樣英明，



只若我有力量時，

我仍須防衛自家身，

爲的是這樣的欺人，我再也難熬忍；

我這家蒙恥行將傾。

因此上，我願諸君尊重良心，顧全輿論。

諸君須得畏神明，

休要惹他動忿，致獲天刑

我今憑着育夫與提密斯向諸君求懇，

（爲的是人間會議，都須提密斯終始監臨，）

休得要裝聾作啞，朋友們，

莫任我把這般憂患獨自擔承——

除非是當初我父親，對諸君有何怨恨，

因而諸君慫恿這些求婚無賴人，

要從我身上把這舊冤伸。

且我寧使諸君自己來把我這家私吃淨，

因他日我若把狀兒告准，

不怕諸君不如數賠清，

只如今此輩盡皆光棍，

這真教人無法可思尋。」

說至此，他忿然擲下王杖，

禁不住淚兒直淌。

一個個不免心傷，

霎時間舉座寂無聲響，

獨有安廷諾阿恁地開言講：

忒楞馬卡斯，你這人出言無狀，

怎敢歸咎我輩求婚人身上？

論過惡，都須你母自承當，

她那心腸，詭詐難量，

原來這三年來——且至今已將近四個年頭

上，

她一逕把我們的神魂勾蕩，

從不使我們絕望；

對人人都有一套甜言蜜語，

卻全然不在心上。

她當時又玩了一宗把戲，

使得我們人人都上當。

當時她設一具大錦架在閨房，

正開始要顯她那繡花技倆。

她對我們道：『可愛的情郎，

如今攸力栖茲誠然已死亡，

只莫逼我登時便下堂，

我這樣的繡花技倆，

不能容牠埋沒不彰，

我要替那英雄雷瓦提茲繡一襲殯殮衣裳，

備他百年後替他送葬。

他是個富人兒，

若沒有一件刺繡衣裳爲他殯葬，

難免這方的婦女要談講。』

她當時這樣的對我們講，

我們也就都原諒；

從此見她整日價刺繡勤忙，

誰知她到夜裏，就燈光，

把已刺的線兒重新拆放，

因此上那工程沒個時辰完賬。

如是者，我輩受她愚弄，

忽忽的三易星霜，

直至如今第四個年頭上，

我們方從她一個侍女口裏得知真相，

於是我們伺她夜裏把線兒拆放，

突然的捉住她，使她啞口無言可講，



皮涅羅皮意外受驚

不由她不把那工程完賬。

如今求婚人回你一句話，

想來彼此都能諒：——

『把你母送出這門牆，

叫她父替她擇配，

或叫她自己將夫相；』

她若還憑着密涅發賜她的一點兒聰明技倆，

仍舊教我們上當，

我真不曉得將來要怎樣的收場！

我從未見過個女人和你母親一樣，

自古的女流，如提羅，<sup>①</sup>阿爾克米泥，<sup>②</sup>邁錫尼，

<sup>③</sup>也都赫赫有名望，

祇沒一個和你那母親相像。

她這般的待遇我們，<sup>④</sup>

論理似乎欠當；

她若是終不變這種天授的詭巧心腸，

我們終要吃盡你們這份家當；

我料她這般行逕，原可博得些光榮和聲望，

她儘可無須改變心腸，

所以將來的大虧還須吃在你身上。

這話你應能諒，

非等她在吾輩中擇個人兒匹配鴛鴦，

我們決不返家鄉。

王子答言：『安廷諾斯，你此言未免失當，

我怎能把生身之母逐出我父的門牆？

我父如今身在他鄉，

死生正自難講。

且我將如何對付愛揆立阿斯他老丈？

我若必欲把他女送回家，

我怎能籌辦這大宗的銀兩？

不但他要與我周旋，

便上天也須把災刑降；

爲的是她一經被擯出這門牆，

她便須呼告厄麟尼伊，<sup>⊕</sup>

報深仇絲毫難爽；

且此事須招謗，

教我這話兒怎生說得響！

你等若是心中懷恙，

儘可以走出這門牆，

各自輪流去宴饗。

你等若還執意，

必欲大家都祇受一人供養，

我只索央求上蒼，

那育夫自然會和你等算賬；

他日你等身死在這宮中，

看有誰人將命償？<sup>⊕</sup>

維時育夫遣二鷹，從山頂，

乘風兒飛去一程程，

高高地並排而進。

直至衆人聚會處，筆正對中心，

演了幾個圈兒陣，

都把翅兒振，

目中放出了凶燄，

向下面人羣射進；

然後彼此相扭搏，

向右方飛去，越過城鎮。

一時人人俱吃驚，

彼此相問訊，這事是何兆朕；

便有哈利特西斯爲衆說分明，

原來他是第一個預言家，

是凡朕兆都能辨審。

他道：「聽我說，你們伊大卡人，

尤其是那些求婚人，須聽，

因爲我見他們大禍將臨身。

攸力栖茲的歸期已近；

便如今，他那一團殺氣已騰騰，

不但那些求婚人須謹慎，

便是伊大卡其他的居民也難僥倖。

所以我們須及早自警，

莫待他歸，這禍事須先止禁。

至於那些求婚人，也須及早兒的自省，

因若能及早的抽身，就算是他們的大幸。

我的預言，都有相當的智識爲憑，  
當初攸力栖茲統率軍人遠出征，  
我曾作預言種種，

如今他身上——都能印證。

我嘗說他將吃盡艱辛，

手下人徒將喪盡，

卻到第二十年頭仍得歸鄉井，已無人能認；

如今我這話不久就要驗應。」

於是坡里麥斯之子攸力馬卡斯發言：

「老人家，你回家去，對你自己的兒孫去預言，

免將來也被牽連。

這朕兆我自能詮，無須你代占；

烏雀趁陽光上下飛旋，

此事日常能見，

豈必是凶吉之籤？

那攸力栖茲，他早已身死在異鄉天，

可惜你未得和他同命，

猶在此讒語聯篇，

只落得忒楞馬卡斯火上把油漆。

你以爲這樣的阿諛之言，

可博他些兒賙贍，

殊不知這完全是妄念；

像你這樣高年，

論理該比少年人多識見，

只若那青年因你一番鼓煽，  
只落得討人嫌厭，

那末一來他自己就須抱怨；

二來我們也要懲罰你，

要使你叫苦連天。

至於忒楞馬卡斯，

我今當着大衆面，

對他警告聲言，

他須把他母送往外家轉，

教她父替她擇配辦粧奩。

他一日遷延，

我們將一日在這宮中廝纏，

因爲我們並不怕他那張滔滔的辯嘴，

也不怕你這種惑衆的妖言。

你要教訓我們，儘管隨便，

卻只使我們的忿恨增添。

我們還是要吃喝忒楞馬卡斯的家產，

莫想我們破費一文錢，

必至他母親把她那盡人的技倆斂，

庶我們不必爲那一點稀奇的寶貝，

大家爭鬪着，日日的點脚尖兒盼念。

且天下豈沒有別的女人足戀？

偏是她那般行徑，

總教我情難遣。」



於是忒楞馬卡斯言道：

「攸力馬卡斯，並別的求婚人皆聽之，

我將不復向你等哀求，

我所欲言止此，

爲的是我如今這番故事，

料天上神明，國中百姓，皆已知之。

我但求給我船兒一艘，船員二十，

任我東西航駛，

我將到斯巴達，派洛斯，

探聽我那失蹤已久的父親行止。

也許有人把音信報知，

也許得天差的使者爲我引指，

（從來人訪事往往如此。）

我若還探得他猶未死，

歸舟已在半途裏，

那末我將寬展一年期，

聽你們消耗這家私，

我也不來阻止。

我若還得知他已不在人世，

我將立即趕歸家，

爲他舉行喪禮，務求奢侈，

並建個墳墓把哀思誌，

然後叫我母改嫁他人子。」

他說罷，復坐下，

便有孟韜起立發言，

他是攸力栖茲之友，

曾受託，對家奴有管束全權。

彼時他對大衆秉忠誠明白把言宣：

他道：『伊大卡人，聽我言，

我願你們不復得慈祥人主，

待你們一體無偏，

我願你們的元首，

從今後暴虐凶殘；

爲的是你們心地淺，

當初攸力栖茲待你如慈父，

你如今竟絲毫不記念。

我對求婚人倒不噴，

因他們果欲這般的一意孤行不自檢，

果拿定攸力栖茲必不歸，

甘冒着殺身之險，

他們儘可以吃盡他的家私，

儘可以把狂威施展。

至於你們，卻都難辭重譴；

你們眼看着這奸邪，

竟置若無聞無見！

且你們若果有心制止，誠有何報？——

你們人衆他們寡，

勝着自當你佔。』

於是伊文那兒之子來阿克列忒斯將

話對：

「孟韜，你真是糊塗老悖，

竟想慫動邦人抗吾輩？」

你爲圖口腹，想與我們作對，

甯知你個人怎得與多人對壘？」

縱使攸力栖茲自己見我們宴飲在他家，

盡力的要把我們逐退，

也必終落得鮮血自淋頭，

且他那妻子未必感他恩惠。

你這話簡直是昏聩。

所以百姓們，你等各自歸，

那孩子他若果真遠遊去，

讓孟韜和哈利特西斯替彼作跟隨——

雖則我料他仍必在家等消息，

這尋親之計終難遂。」

經他這一說，大衆便紛紛散去，

各自挈家歸，

求婚人仍又到攸力栖茲家中宴會。

於是忒楞馬卡斯獨自沿着海濱跑，

把灰色的浪花洗手，

更向密涅發神禱告。

他道：「感神人昨臨賜教，

囑我航大海，去探尋親耗。

我當然不敢違拗，

只無如國中人——

尤其是那求婚的羣小，——

他們要阻撓，

這便如何是好！

正當他這樣禱告，

密涅發已面前來到，

她化作孟韜的聲音容貌，

說道：『忒楞馬卡斯，你若也與你父一般材料，

從今後不應這樣傻呆又膽小，

因你父攸力栖茲，他從來不食言，

也從不把事兒拋棄在半中腰。

你若也有這般血氣，

我包你此行必不徒勞。

但除非你血脈裏把你父母的血漿包，

你來日的成功難保。

兒子能像父的原來少，

一般人大都不肖。

只若你從今不再這樣傻呆膽小，

和你父的聰明不致全然不肖，

那末你將來的希望仍然好。

可是你，決不可和那些無知的無賴去商量，

因他們既無德行，又沒心腸，

死且臨頭猶未悟，

將有日大家一齊命喪。

至於你的行期，須再難延宕；

我將自去覓船兒，

並親自陪你走艙，

也只爲我和你父交深情誼長。

只是你先回家去，

到那些求婚人聚會之場，

去預備行旅的資糧；

看件件兒都須停當——

把瓶兒貯酒漿，

把充飢的麥食裝在皮囊；

我一面到城中，去把船員尋訪。

如今伊大卡新舊的船兒正自多，

我將逐一去端相，

揀一隻最好的把牠定上，

再將牠佈置妥當，

便馬上向海中開放。」

女神言罷王子自回宮，

一路上憂思重重。

見羣無賴正是鬧轟轟，

殺牛宰羊樂正濃。

安廷諾阿迎出人叢，

急忙伸手與他握，

面露譏嘲微笑容。

他道：『呵呵，英明的王子，

我看你鬱鬱無歡有所思，

少年人豈宜如此？

你且開懷暢飲莫嗟咨。

莫非你掛念那船兒事，

我可以命人立辦不延遲，

預備你航遊派洛斯。』

忒楞馬卡斯答道：

「安廷諾阿，我不能開懷進食，

且跟你們這些東西，

凡事都無意味。

當初我是個孩子，

你們糟塌我如許好家私，

難道還不滿足你們的心意？

如今我已大了幾歲年紀，

增了些兒見識，長了些兒力氣，

我就要盡力的報復你，

無論須到派洛斯或便在這裏。

我雖沒有自己的船兒和人手，

須作客在別人的船兒上寄——

在你們自然心中竊喜——

卻仍阻不得我的去意，

且我知此去不爲無益。」

他說着，把手猛然的縮回。

彼時求婚人正在遊廊下把筵席預備，  
紛紛的向他譏嘲詆毀。

一個少年道：「原來忒楞馬卡斯，  
他要置我們於死地；

他將到派洛斯，斯巴達，  
去覓幾個友人來助己。

或又將到伊菲拉，

去尋些毒草來放在我們酒裏，

將我們毒斃。」

又一個道：「忒楞馬卡斯今番遠航，

或許要步武他父行藏，

也客死在他鄉。

果如此，我們便又有得忙，

因彼時我們便瓜分他的家當。

至於這座宮房，

我們可分給他娘，

叫她和將來嫁去的男子自家管賬。」

他們這樣的議論紛揚。

忒楞馬卡斯卻自到一間高且闊的貯物之房，

其間有他父的金銅成堆在地上，

又有未用的衣裳布帛，

在橡樹的櫃中藏。

更有橄欖油撲鼻芬芳，

有陳醪熟釀，全醇堪配神來饗，

成壘兒排列依牆，

備攸力栖茲歸來自舉觴。

這間房，有門兒開在中央，

卻密密關防；

更有皮賽那之女孫，奧普斯之女由立克利專

爲執掌。

彼時忒楞馬卡斯把她叫到貯物房，對她言講：

「乳娘，你替我抽些兒酒漿，

須是那備我父自飲的佳釀，

把牠分做十二瓶裝，

都須用蓋兒蓋上；

再把麵食裝在縫固的皮囊，

約共分爲二十囊。

將這些事立時弄停當，

且切莫聲揚。

今晚等我母一上樓房，

我便把牠們搬出宮牆。

我要到斯巴達，派洛斯，

看能否把我那愛父的歸音探訪。」

由立克利一聞言，

她便不由的淚下泫然，

慇懃懃的對他說道：

「我的好孩兒，你從那兒得來這樣的主見？

你怎的想到這一向——



你，這家門裏的唯一思想？

你那可憐的老子，

誰也不知身死在那一方；

你若還也要拋撇家鄉，

那些惡人他便要乘機兒擺佈你，

要分掉你的家當，

你還是登在家裏，

在自家兒的人中央，

莫要拚性命去飄那空茫茫的海洋。」

忒楞馬卡斯答道：

「莫要怕，我的乳娘，

我這主意，會經過上天許獎；

但願你起個誓兒，

把這事瞞住我娘，

必待我去後一二十日，

且除非她知我去，向你問端詳：

爲的是我不欲她那美容顏哭損傷。」

於是那老嫗大大的賭了個呪，

決不把事兒洩漏，

賭完了呪，她就動手拿瓶兒抽酒，

把皮囊裝上糧餼，

一面忒楞馬卡斯自向求婚人的堆裏走。

於是密涅發又想起別宗事項。

她幻化做忒楞馬卡斯模樣，

到城中把船員一個個的尋訪，

叫他們日落時會齊在船上。

又去訪弗祿尼烏<sup>(6)</sup>之子諾厄蒙<sup>(7)</sup>，

問他借隻船兒暫用，

那船主欣然聽從。

迨到日已落，四方夜色已朦朧，

她便把船兒放水中，

備齊了一切繩索帆篷，

停泊在船埠之終點。

不一刻船員都聚攏，

那女神各有一席話兒慇懃。

她於是又到攸力栖茲宮內，

使求婚人個個昏昏欲寐。

一霎時大眾都如醉，

不覺手裏的酒鍾下墜；

於是大家罷飲，

一個個眼迷沉，

各自回城去就寢，

她便幻化做孟韜的笑貌聲音，

把王子叫出宮廷。

她道：『忒楞馬卡斯，

現在人兒都在船中等，

已預備槳兒待發，

只候你一聲命令，

所以你我急須行。」

說罷，她就前引，

忒楞馬卡斯跟着她的足印。

到埠頭，見船員都在水邊靜等。

於是忒楞馬卡斯言道：

「人兒，你們跟我去把行糧運；

如今都在一間屋裏堆屯，

我母親並不知情，

女僕們也沒一個得知風信。」

說罷，他向前將路引，

一夥人兒後面跟。

既把行糧一一都搬盡，

大家重把船兒進，

密湮發前行，在後艙頭坐定，

忒楞馬卡斯坐近她身。

於是船員解纜開行，

各在板凳上將坐兒佔定。

密湮發興起一陣西風，正順，

便聽得碧波上呼嘯聲音。

王子祇吩咐一聲，

叫拉繩索把帆兒拔起，

大衆便立時遵令；

把大桅插在橫楣的孔內，

用大索將牠繫緊；

便把雪白的帆兒高拔，  
用的是牛皮索就之繩。

那帆兒吃風如鼓，

船便掠碧浪如飛而進，

船頭衝白沫，但有嘶嘶聲。

於是大衆把船中件件都弄穩，

這纜注酒盈樽，

奉獻那不死之神，

而對育夫的碧眼女兒尤敬。

如是，那船兒前駛一更更，

自黃昏直至天明。

① Aegyptius.

② Antiphus.

③ Ilius.

④ Cyclops. 巨人一族；獨眼。在額中。相傳此族居西西里。

希臘詩人希西阿 (Hesiod) 謂此族爲烏蘭那 (Uranus) 及機阿 (Gaea) 之子孫。荷馬則謂此族爲牧人。又相傳古時邁錫尼 (Mycenae) 等城之所謂「賽克洛普斯式」城牆皆此族所造。

⑤ Eurynomus.

⑥ Themis, 公道之神。

⑦ Tyro.

⑧ Alcmene, 安菲特立溫 (Amphitryon) 之妻，赫邱利 (Hercules) 之母。

⑨ Mycene.

⑩ Erinyes, 復仇之鬼。初時指被害者之鬼而言，後則指特種之復仇鬼，恆作婦人狀，身有蛇翅。

① Halitherses.

② Mentor.

③ Eryonof.

④ Leicoritus.

⑤ Phronius.

⑥ Nésamon.

## 卷三

王太子舟抵派洛斯  
涅斯忒述歸國事

迨夫海上日初昇，

漸把蒼穹輝映，

仙凡俱得沐光明，

那船兒已達派洛斯，

便是泥琉斯●氏之城。

彼時居民羣聚海之濱，

把黑牯牛獻祭地震之神涅普條因。

祭者共有九公會，

各宰牯牛九隻獻神明，

每會都爲五百人。

船兒攏岸時，正值大家吃「吐裏」●

一面把腿骨在壇中焚與神。

那船裏的一行人，

便收帆下棹，上岸登程。

密涅發前行，

忒楞馬卡斯後面跟。

沒幾步，她便向他囑咐叮嚀，

說道：「忒楞馬卡斯，

你萬不可害臊怕生人；

須曉得此行爲的是尋親，

總求探出你父怎生送命，何處埋身；

所以你須逕覓涅斯忒，

從他言下，或許有些兒消息能尋。

你求他把實話言明，

想他也不至於瞞隱，

因他是個極好人。」

「但是，孟韜，」忒楞馬卡斯答道：

「那涅斯忒，我怎敢去把他尋，

我對他又該怎樣相稱？」

我從不慣和人家作長時的談論，

他那麼大年紀之人，

叫我羞答答的怎好開言動問？」



觀父的他尋斯卡馬楞忒

密涅發答道：「忒楞馬卡斯，

你的本能裏，自有一種東西暗示你，

且天公也會來鼓你的勇氣；

因我聽人言，自從你呱呱墜地，

那神明到如今都和你在一起。」

於是密涅發急急上前，

忒楞馬卡斯跟着脚步兒趕，

不一會已到各行業聚會之場，

衆居民紛紛猶未散。

便於此，見涅斯忒和兒子們同坐在一邊，

周圍人正忙着張羅吃飯，

把肉片兒頻頻添上鼎，

還有的正在火中燻。

衆人見有生客至，

便紛紛的圍上前來看，

大家殷勤握客手，

並請客各把坐兒安。

便有涅斯忒之子庇士特拉安

伸手兒與客一一都握過，

又把溫軟的羊皮攤在沙灘，

在父親和兄弟司刺息米地<sup>④</sup>之旁請客坐。

於是請客人分食肚裏，

並把金杯獻甘醴，

第一杯獻與密涅發，



並對他施行敬禮。

他說道：「客須禱告唯誠，

禱告那涅普條因，

爲的是今朝此饌本供神；

等你既禱告，既奠樽，

便把杯兒傳給你那青年友朋。

他必也舉杯兒祈求虔敬，

爲的是人生在世，不可一日無神。

只是論年齡他比你輕，

他不過和我相彷彿，

所以這第一杯兒須讓君。」

說着便把杯兒遞。

密涅發見他先自己，

覺得那孩兒頗知禮，

因便向涅普條因禱告起，

呼道：「盛哉神，唯神環大地」

如今你的僕人呼籲你，

望神人准所求祈。

尤其，願你施恩給涅斯忒和他的兒子；

然後給派洛斯的百姓也多多恩賜，

莫辜負他們那百牢豐盛祭。

最後，求你賜忒楞馬卡斯和我自己，

也事事都如意，

庶不負我們航行到此的一片苦心孤詣。」

既這樣結束了她的禱辭，

她便把杯兒遞與忒楞馬卡斯，

他也照樣的向神明致詞。

不一回，「外肉」<sup>⑤</sup>已炙熟，

乃從弗上剝落，

切肉人每人分一份，

於是大家齊享着美肴。

迨至人人都醉飽，

那熱林<sup>⑥</sup>的武士涅斯忒便開始把詞陳。

他道：「客如今已食竟，

我們可以將他們的來歷詢明。

尊客啊，你等是何人？」

你等從何方海港航行？

莫不是他鄉經紀客？

莫不是飄流海上的強人？」

忒楞馬卡斯侃侃而談，並不怯驚，

爲的是彼時密涅發已把勇氣鼓進；

他要問出父親音信，

替自家博個好聲名。

便道：「涅斯忒，泥琉斯之子，

亞該亞人的榮譽之名，

你問起我們來歷，

我願得開誠告君。

我們來自伊大卡，

奈利登山之下，

我如今要談的是個人私事，

並無關乎國家。

我要探聽我那可憐父親攸力栖茲的下落，

據說他，曾和你同把特羅亞城攻打。

想當初出征的英雄非一人，

獨我父至今消息如沉，

並死信也難憑，

爲的是沒個人能證他究在何方喪命——

或在沙場戰死，

或在安菲特賴提<sup>⊙</sup>的浪裏沉身。

所以如今，我在你膝下向你求請，

請你告知我父畢命的情形，

無論你自己親身目擊，

抑或是道路傳聞——

我固知我父生來苦命。

你莫因憐憫我，故把真情隱，

你須把目見的一一言明。

想當初你等沙場吃苦，

我那勇敢的父親，曾爲你勞力勞心，

如今你須得念前情，

把話從頭告我休瞞隱。」

涅斯忒答道：『我的朋友，你今提起那時光，

不由人心痛傷，

因彼時的亞該亞人，

由阿溪里率領同航，

吃盡艱辛在海上，

及既至普賴安王之國，

又不免勞頓在沙場。

想其時，多少第一流的名將，

亞查克斯，阿溪里，

帕特洛克拉，謀多堪與神頡頏，

還有安替洛克斯，疾行勇戰世無雙，

那便是我自己的親愛兒郎——

先後都在沙場命喪。

可是說災殃，寧止這樣？

那有人間唇舌，能把牠窮形盡相？

即使你肯羈留在此邦，

費上五六年的歲月，

要將此事問端詳，

我又怎能說盡亞該亞人所受的災殃？

你們必不耐我之詞畢，

便思急急返家鄉。

回想九年來光陰漫長，

我們萬般戰略俱經營，

這其間算你父的本領最高強——

你若果是攸力栖茲的令郎；

我如今見你，不免驚惶，

我覺你和他說話兒完全一樣，

誰能信年歲恁懸殊，却是這般相像？

我和你父始終未嘗有衝突，

無論在營中，在議場，

只同心一德，把行軍策略互商量。

「但至普賴安的城池既下，

我們正要分別把帆揚，

那育夫便設下許多魔障，

也只怪亞該亞人自己荒唐，

許多人都沒得好收場，

都爲育夫之女密涅發心中不歡暢，

惹得亞特魯斯<sup>⑥</sup>的二子轟轟鬧一場。

「亞特魯斯的二子召集了衆人，

論理此事原不應，

因彼時已經日暮，

衆人又都已醉醺醺。

迨把那會的緣由說明，

這纔知門涅雷阿斯主張立刻作歸程，

阿加綿農却忿忿，

他主張獻個百宰祭，

先把密涅發尊神的怒氣平。——

這也是他太愚蠢，

他不知天上神明既決心，

怎可望她輕輕的變更？——

於是兄弟倆惡語相侵，

手下人也分兩黨起紛爭，

喊聲兒直把天震。

「那夜我們上牀時，個個心中忿恨，

原來育夫正把我們的災殃釀醞，

但至次日晨，我們一部分把船兒放入水中進，

裝上了婦人，貨品，

其餘約半數人，則與阿加綿農留等。

我們那一半，上船後立即開行；

倒還利順，爲天公已把海波平。

及至特內多斯，<sup>①</sup>我們把犧牲獻給神，

爲的是我們渴望歸鄉井；

又誰知殘忍的育夫不允，

使我們二次起鬪爭，

於是我們的一部分由攸力栖茲率領，

重新又駛回，與阿加綿農之黨併；

可是我和我手下的船隻依然前進，

因我見不幸事正在釀醞。

還有那提都斯<sup>②</sup>之子，

也帶同水手與我同行。

未幾，門涅雷阿斯會我們於列斯堡，<sup>③</sup>

正值我們爲航路夷猶未定——

不知應由賽奧<sup>④</sup>之外出賽拉島<sup>⑤</sup>迤左而行，

抑應由賽奧之內直向多風險的米麥斯<sup>⑥</sup>前

進。

於是我們只得向天問卜，

則言須渡海直向優卑亞，方爲脫險之捷徑。

我們因即遵行，

適值一番風順，

祇一宵便達熱墨都斯之境，

遂於此大宰牲口，獻上涅普條因，

都因他沿途默佑有殊恩。

四日後，帶奧美特和徒衆在亞各斯下棧，

我却自向派洛斯前進，

又感天公賜我順風，

直送我到家鄉未嘗稍靜。

「所以，友朋啊，我原未獨自轉歸程，

並不曉他人的音信。

不知究竟誰人不幸路中亡，

誰得平安返鄉井；

不過到家後略有所聞，

願爲君直言無隱，

也是我義所當盡。

據聞那麥密頓人，

都已安抵家鄉，

是阿溪里之子泥奧普托利馬斯之所率領；

又聞坡亞士之勇子菲羅克提，

也已平安到鄉井。

還有那愛頓麥紐斯的徒衆，

在海上也一個人兒未損，

他們既脫了戰場之險，

已都安抵克里特自家的國境。

至於阿加綿農如何在伊吉斯塔斯手中喪命，

伊吉斯塔斯又如何得可怕的現前報應，

想你縱遙處在天涯，

也必已早聞音信。

想爲人得子如奧勒斯特，寧非大幸？

他竟能誅戮不共戴天人！

我今見你也聰明英挺，

你須得抖擻精神，

好留個芳名在史乘。」

忒楞馬卡斯答言：「涅斯忒，泥琉斯之子，

亞該亞人的榮譽之名，

那奧勒斯特爲誅戮不共戴天人，

博得舉國人人都艷稱，

他的名聲將萬古長存。

願天也使我得報復那些求婚的小人，

他們如今謀害我，將我欺陵；

無如上天不眷我父子，

因此上我們祇得飲恨在中心。」

涅斯忒道：「友人，你此言將我提醒，

我也曾聽說，有羣無賴圍困你娘親，



又聽說他們將你欺凌，

把你的家私蹂躪。

豈是你甘心聽命，

抑或是天心背你，民心不順？

誰能料攸力栖茲必不歸，

或許他終有日重回鄉井，

或隻手，或提兵，

將那些小人重懲。

想當初在戰陣，

密涅發格外的眷顧你父親，

她如今若也一般的眷顧你，

我料那些求婚的無賴，

將無暇顧及婚姻。」

忒楞馬卡斯答道：

「我那得有這般僥倖？

這希望太高遠，我心中不敢存。

縱使神明自願賜殊恩，

我也沒有這般福分。」

於是密涅發道：「忒楞馬卡斯，此言差矣！

天公果有救人意，

那怕相離遙遠，也殊易易；

我假如是你，我萬般苦楚都甘吃，

倘然是終有日得平安返鄉里。

我寧可不急急的歸家，

像那阿加綿農去死在淫婦奸夫手裏。

且爲人終有死，

那時間一到終須斷氣，

縱使神人怎樣的眷顧你，

他也不能救你。」

忒楞馬卡斯答道：「孟韜，

此事我們再休提起，

想我父生還之望休矣；

他命數早經註定再難移。

只還有一事，願涅斯忒分明告知，

爲的是他見聞多，無人能比。

聞說他爲君已三代，

那末簡直與神無異矣；

所以涅斯忒，願你分明說知：

那阿加綿農他端的因何而死？

彼時門涅雷阿斯作甚事？

那無良的伊吉斯塔斯又如何將這樣好人行

刺？

彼時門涅雷阿斯豈正航遊異地，

不在亞該亞的亞各斯，

因而伊吉斯塔斯胆敢向阿加綿農行刺？」

涅斯忒答道：「此事我願爲君實告，

實則你也已未卜先知。

假如門涅雷阿斯從特羅亞歸時，

見伊吉斯塔斯猶在人世，

那末他必死無葬身之地，

將彼委諸城外，供給犬鷹之食；

且也必沒個婦人來哭他，

爲的是他會有極惡的行爲。

只是我們彼時都在外，

正在特羅亞苦戰未能歸，

獨那伊吉斯塔斯得安然在家裏，

因向阿加綿農之妻克力騰涅斯特刺頻頻

獻媚。

『那婦人初不肯從他奸計，

原來她本性兒不可厚非；

且當初阿加綿農去國日，

曾託一歌人防衛妻；

也是她災星排定在命裏，

伊吉斯塔斯竟把這歌人帶到一荒島，

委與海鷗鴉雀去充餼。

此後那婦人便甘心從伊吉斯塔斯歸。

他於是大獻犧牲把神祭，

裝潢廟宇金塗漆，

爲的是這事成功，意外之喜。

『其時門涅雷阿斯與我，已從特羅亞歸，

正在中途路裏，彼此非常和氣。

及至秀泥安，雅典之尖嘴，

阿坡羅忽放一支無痛箭，

將門涅雷阿斯船上的艙公射斃，

(可憐他生平遇風險，

駕船兒技藝高明無比。)

彼時他暴卒，舵柄兒猶握在手裏。

門涅雷阿斯歸心雖急，

也不得不稍留滯，

爲他的伙伴舉行相當葬禮。

但未幾，他那船兒也復得開航；

又誰知一到馬雷●之角，

育夫忽又降災殃；

猛可地狂風大作，

陡起了如山浪。

便於此分散了船行，

一半兒向克里特開航，

這其間的愛阿特納斯●河流域，

便是賽登尼安●人的故鄉。

附近有地名爲哥爾丁●

迤爲海角伸在海中央；

由此沿海岸直達飛斯塔斯●

一路上遇南風便興大浪，

但既過飛斯塔斯，

航行便較穩當，

原來海角雖小，也大足資屏障。

又誰知於此觸礁石，

這一批船兒俱覆滅，

尙幸水手們獲免於溺。

至於其他的五艘，

則被風刮到埃及。

門涅雷阿斯便於此異語之邦，

把財物黃金取拾。

當是時，伊吉斯塔斯業已遂其奸，

他弑君竊國於茲已七年，

七年來國內倒也安然，

但至第八年，奧勒斯提歸自雅典，

既報親仇殺巨奸，

於是大張筵宴，

便作爲他母與伊吉斯塔斯的葬時儀典；

就在那一日，門涅雷阿斯歸家轉，

滿船上載着金銀無算。

『所以你須聽我相勸，

你不可久撇家鄉走得這般遠，

不可把家私交給那些小人去管；

他們要吃盡你的家私，

你將來後悔要嫌晚。

只是有一層；

你無論如何須把門涅雷阿斯訪尋，

他新近方從遠道歸鄉井，

這樣的成功人艷稱，

（原來他去處，不知有多少途程，

便叫鳥兒飛渡，也須不止一年零，

人若一經刮去，生旋之望再休存。）

所以你便得把他尋，

若從海道去，可以與你手下一起同行，

若願走陸路，我可以供給車一輛，馬數乘，

並叫兒子們護送你到拉栖第夢。

你去求他把實話言明，

且料他也不至於瞞隱，

因他是個極好人。」

說至此，已經日落天垂暝，

密涅發因說道：「先生，

凡爾所言都中肯；

只是如今，請吩咐把犧牲的舌頭割下，並把酒

調勻，

使我們可以獻給涅普條因，

並其他不死之神；

然後大家就寢，

因如今已是就寢的時辰。

百姓們也應早歸去，

不可在祭壇耽擱到更深。」

他這一說時，大家都聽，

男僕人將水倒在客人手裏，

小廝們取酒杯把酒水調勻，

向大家送一巡；

然後把犧牲的舌頭拋在火裏，

大家起立行奠酒禮，

及至人人既奠並既醉，

密涅發和忒楞馬卡斯便動身回船去，

但涅斯忒急忙追上，將他們留住。

他說道：「你們這樣的忽忽便去，

天上的神明應不許。

你們當我便窮到這般地步，

備不起客人的被鋪？

告訴你，我家中被褥正多着，

我不能讓老友的兒子在船中篷下宿——

這不但我自己在日萬不能，

便是我兒孫手裏也不容他這般刻薄。」

於是密涅發答道：「先生，

先生之言甚中肯，

忒楞馬卡斯他原該遵命；

所以讓他跟你回家去寢，

我却須回船去號令衆水手，

使他們都好安心。

因船中年紀大些的只我一人，

其餘的都和忒楞馬卡斯一樣年輕，

此番之來，原爲的是交情；

所以我須回船去寢。

且明日我須到高哥尼亞人<sup>①</sup>的地方一行，

那裏有人欠我巨款，

至今日久未償清。

至於忒楞馬卡斯，他如今是你的客人，

請你用兵車一輛，送他到拉栖第夢，

叫你的一個兒子護送前行，

並望你爲他備辦駿騎數乘。」

她說罷化做一鷹，

霎時間飛去無蹤影，

觀者人人都吃驚。

那涅斯忒中內也不免怔忡，

他握着忒楞馬卡斯的手道：

「朋友啊，你將來定是個大英雄，

不料你這樣年輕，便邀神明眷寵。

方纔那位神，定是育夫之女，生來英勇，

是脫利朵<sup>②</sup>所生之種，

當初在戰地，也曾爲你父施恩寵。」

於是他又向神祈，

呼道：「天后啊，願你對我和我妻兒也把恩施。

我願宰一隻闊額的小牛酬你，

我那牛不過一週年，

如今尙未受羈，

也從未駕過耕犁。」



我願把牠的角兒金鑲飾，用來供祭。」

他這樣的求祈，

密涅發一一都聽在耳裏。

他於是前導把家歸，

後面跟隨着他的兒和婿。

既到家，人人各佔了凳椅，

他便命管家揭開壘蓋，

爲他們調起十一年陳的甘醴。

他一面調酒一面求祈，

向穿盔甲的育夫之女行了個祭酒禮，

及至大家都已祭過神明，並有醉意，

便各自歸房去安息。

涅斯忒將忒楞馬卡斯安置在門樓，

與庇士特拉安之牀連比，

原來涅斯忒祇剩此子未有妻室。

他自己，睡在內進的一間房裏，

和王后同枕蓆。

次日，玫瑰色的朝曦初放，

涅斯忒便離牀，

到門前，坐在白大理石磨光的凳上。

這便是當初泥琉斯的坐場，

只如今他已死多年，

已身在黑提氏<sup>①</sup>之邦。

彼時涅斯忒坐在那裏，

手中握着王杖，

是國家福利的保障。

不一會兒子們也都離房，

把他們的老子團團圍上，

亞克爾弗倫●是大郎，

司脫拉替烏斯●是二郎，

百里脩是●三郎，

阿里都斯●是四郎，

司刺息米地是五郎，

庇士特拉妥是六郎；

後來忒楞馬卡斯也加入，

他們便叫他同坐成行。

於是涅斯忒對他們開言講。

說道：『我的兒，你們都聽，

我今有事吩咐你們，

你們須速遵行。

我第一件要奉承密涅發女神，

因她昨日獻祭時曾爲我分明顯靈。

所以我要你們當中無論那一人，

替我往牧場一行，

叫那管牲的擇取小牛一隻，

便須速速轉歸程。

另一人到忒楞馬卡斯船上去，

把船員都邀請，

讓留守的祇剩二人。

再一人把金匠雷厄脩斯請，  
請他來替我的小牛雙角鍍金。

其餘人都各在家中靜等，

吩咐廚娘備席，須豐盛，

又預備客上的坐凳，

預備獻神的柴薪。

又叫人替我取泉水，須清。」

號令既出，大家便各各去行事，

不一會，小牛已從牧地牽來，

忒楞馬卡斯的船員也至；

那金匠也帶了工具同來，



涅斯忒的犧牲

無非是砧兒，鎚兒，鉗子；

那密涅發果也來受犧牲，親蒞止。

涅斯忒取出黃金，

叫金匠把小牛的雙角鍍，

爲的是要博女神欣。

於是司脫拉替烏斯與亞克爾弗倫揪着角兒

把牛牽進；

阿里都斯去取水，

用的是一個刻花盆，

又一手提着個籃兒，

內裝着麵食，盈盈；

強健的司刺息米地手提着一柄快利的斧兒

等，

預備着鎚殺那犧牲，

百爾脩則捧着個承血之盆。

於是涅斯忒將手淨，

又取水將麵食噴，

這纔一面作禱告，

一面鉸下一環牛髮拋在火中焚。

及至既禱告，既把麵食噴，

司刺息米地便動手牽那犧牲，

他祇一斧，便揮斷頸上之筋，

這一來，使得涅斯忒的女兒媳婦們，

和那可敬的王后克來米奴斯<sup>④</sup>之長女攸立

狄栖，

大衆都歡呼聲震。

於是大家從地上提起牛頭，

庇士特拉妥割斷了咽喉，

等到牠氣已絕，血盡流，

乃動手將牠解剖。

順絲縷割下了腿肉，

將牠包上兩層油，

又把一片片的生肉貼在上頭。

然後涅斯忒將牠放在柴火上，

並澆了些兒酒，

兒子們侍立兩旁，

都拿着五股的弗兒在手。

及至腿肉既熟，

大家已吃了肚裏肉，

這纔把餘肉細剝，

貼在弗兒烤上火。

是時坡力蓋斯提，涅斯忒之少女，

正爲忒楞馬卡斯洗浴，

浴罷又把香油塗，

並與他一襲美麗的披風和褻服。

及至他走出浴房，

坐在涅斯忒的身旁，

便宛似天神模樣。

未幾外肉也都熟，

已從鼎上剝落，

大衆乃坐而進食，

四圍奔走往來皆幹僕，

不斷的用金杯爲他們將酒酌。

一時大衆都醉飽，

涅斯忒乃言道：

「兒子們，把忒楞馬卡斯的馬兒在車上套，

好使他立時就道。」

這樣的一聲號令，

兒子們立即遵行。

管家的又備好了酒餌麵包，

盡是精良食品。

於是忒楞馬卡斯就坐在車上，

庇士特拉妥執轡坐一旁，

一時馳出郊原外，

漸離了派洛斯高聳的城牆。

那一日整日前行未稍歇，

不絕的揮動鞭韁，

直至殘陽已落，四下裏夜色茫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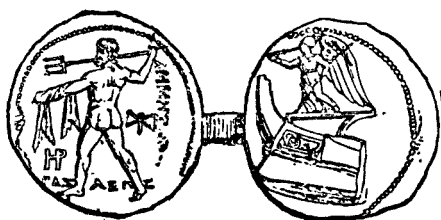
於是到了費里，

乃是亞勒腓<sup>①</sup>之孫奧替洛克斯<sup>②</sup>之子戴克

里斯<sup>③</sup>之故鄉。

卽於此停車宿夜，

豪戴克里斯慇懃勸客觴。  
 迨次日玫瑰色的晨曦初放，  
 便重又套上馬韁，馳驟出城牆。  
 庇士特拉妥頻頻策馬，



那馬不住的奔躍騰驤，  
 不一時馳到一片稻田開曠，  
 便已是所赴之邦。

① Neleus.

② 「肚裏」指牛羊肚中的臟腑。希臘人烹調之法，尙用火燻法，以鼎烤火而食。肚裏較易熟，故先吃肚裏。

③ Pisistratus. 涅斯式之幼子。

④ Treasymedes. 庇士特刺妥之兄。

⑤ 指骨上之肉，對「肚裏」而言。

⑥ Gerene.

⑦ Amphitrite. 海之女神。泥留斯 (Neleus) 與多立斯 (Doris) 之女，故賽頓 (Poseidon) 之妻。

⑧ Achaeanus. 指伯羅奔尼撒 (Peloponnesus) 北部之亞該亞 (Achaia) 的居民或概指希臘而言。

- ⑨  Achilles. 見伊利亞特。
- ⑩  Priam, 特羅亞之王。
- ⑪  Ajax, 希臘出征特羅亞名將之一。忒拉蒙 ( Telamon) 之子。勇武在阿溪里之下爲第一人，而謀略不如攸力。栖茲。阿溪里死後，其甲贈與攸力。栖茲，因羞忿自殺。見伊利亞特。
- ⑫  Patroclus. 阿溪里之友；嘗用阿溪里之甲出戰，爲赫克忒 ( Hector) 所殺。阿溪里爲之復仇，見伊利亞特。
- ⑬  Antiochus. 涅斯忒之子，阿溪里之友，爲麥謨嫩 ( Memnon) 所殺，見伊利亞特。
- ⑭  Atrous. 卽阿加綿農與門涅雷阿斯之父。
- ⑮  Tenedos. 在特羅亞西南一島。
- ⑯  Tydeus.
- ⑰  Lesbos. 小亞細亞極南之一島。
- ⑱  Chias. 在列斯堡之南之一島。
- ⑲  Psira. 賽拉島在賽奧之北，列斯堡之西南。

- ⑳  Minos.
- ㉑  Euboea. 希臘東北之一島。
- ㉒  Gerastus.
- ㉓  Diomed. 希臘名將之一，嘗與赫克忒戰。
- ㉔ 見卷一註三八。
- ㉕  Myrmilons. 爲帖撒利 ( Thessaly) 強悍之族，從阿溪里出征特羅亞。
- ㉖  Neoptolemus. 阿溪里之勇子，又名非勒斯 ( Phylis)，爲木馬英雄之一。
- ㉗  Poi-s.
- ㉘  Philoctetes. 爲名將之一，嘗受弓矢於赫邱利 ( Hercules)。後殺巴里 ( Paris)，特羅亞城始下。見伊利亞特。
- ㉙  Idomenus. 克里特之王。
- ㉚  Crete.
- ㉛ 見卷一註。



● Sunium. 雅典極南之尖嘴。

● The Malean Heads.

● Iardanus.

● The Cydonians.

● Gartyr.

● Phaestus.

● Lacedaemon. 在斯巴達。

● The Canconians.

● Trito. 一說謂脫利朵所生之種，意即水生之種。

● Hades. 冥王也。

● Echephron.

● Stratus.

● Persus.

● Arētus.

● Laericeus.

● Clymenus.

● Eurydice.

● Polycaste.

● Phærae.

● Alpheus.

● Ortilochus.

● Diocles.

## 卷四

訪父友容舍話前情  
求婚人密謀害王子

迨到夕陽西下四野暮烟凝，

二人已至隱處山間的拉栖第夢城，

便逕向門涅雷阿斯的住宅進行，

值主人有兒女婚姻喜慶，

亂嘈嘈滿座是親朋。

他女兒許與勇士阿溪里之子，

原來當日在特羅亞早已訂媾姻，

如今神意欲爲二人完好事，

因此上他遣車騎送女行，

嬪於麥米頓族之城。

他子婦是阿拉克脫之女，斯巴達人。

此子是他獨子，名麥加判齊斯，奴女所生，

原來赫楞自生那堪媿美維那的赫邁奧泥

後，

上天便未許更懷妊。

彼時親戚隣居方在他家舉杯稱慶，

並有個吟人歌唱彈琴，

二舞人穿擲往來，

步伐與琴聲相應。

唯時忒楞馬卡斯與涅斯忒之子，在門前將

馬停，

僕人伊替阿奴<sup>④</sup>見客至，

疾忙回去通知他主人。

他挨近主人身，

低語道：「門涅雷阿斯，您聽，

如今門口有兩個陌生人，

都是男人，好像是育夫之子那樣容形。

你我應否把馬兒解下，

或叫他另去找親朋？」

門涅雷阿斯聞言氣忿忿，

說道：「伊替阿奴，波伊圖斯<sup>⑤</sup>所生，

我看你一向聰明，

爲何此刻忽爾愚蠢？

這何消問，快把馬兒解下，

導客進來，將飯供應。

想你我時常作客在人家，

纔得回歸鄉井；

從今後，天或許你我得長處這平安境。」

於是伊替阿奴疾忙又趕出門牆，

並叫幾個伴兒同去幫忙。

先把那汗涔涔的駿馬解下籠韁，

牢牢的吊在馬棚，

把雀麥和大麥雜來喂養。

然後把空車推到院子盡頭的一堵牆，

導兩客進至中堂。

二人心內不覺暗驚惶，

爲見那般華麗，直可與日月齊光。

迨到一件件兒都已盡情瞻仰，

這纔去就浴在浴身房。

奴僕們既替他們把身洗，

既把香膏塗遍體，

便取上羊毛大氅襯身衣；

他們穿着畢，佔了主人身旁的兩個坐席。

一女僕用美麗金壺提水來，

傾在銀盆裏，

請客人將手盥洗；

又移了一張乾淨桌兒在客身邊置。

一上等僕，呈上饅頭，佳餌；

庖丁進餚備百味，

又把金樽獻甘醴。

於是門涅雷阿斯言道：「客且進食，

且受我這點歡迎微意；

待食罷，尙須煩客示明姓氏，

因我見客未失華宗體度，

料必是王家苗裔；

貧苦人難得有兒孫似你。」

說着，他把一片炙牛排遞與二人，

這是庖丁爲主人特備的一味餚煢；

二人不欲辜負主人情，

一刻兒都食盡。

未幾二人已醉飽，

忒楞馬卡斯乃向涅斯忒之子附耳語低沉，

沒個旁人能聽；

他道：『庇士特拉安，我的知心人，

你看這些青銅，金子，炫耀，明燄，

還有這琥珀，象牙，銀；

件件兒這般華麗，

宛如身入了育夫天上的宮庭。

我心中羨慕不勝，羨慕不勝！』

這話却被門涅雷阿斯竊聽，

他道：『我的兒，你此言難可信；

沒有人能與育夫比勝，

他那宮庭以至一切物，盡是超凡之品；

至於我輩凡人——

且不管天下有無人富與我相等；

在我個人，幾曾長途跋涉，歷盡艱辛，

幾乎已八度霜星，

纔得率艦隊回歸鄉井。

我曾到塞浦路斯，腓尼基亞，以至埃及國境；

我曾見愛西屋皮亞人，西頓人，伊拉比安人；

又曾到過利比亞，那其間的小羊生下便有角

崢嶸。

且母羊一年三次生，

因此上，那國裏無論上下人等，

羊膏羊乳長年吃不盡。

却誰知當我這樣的奔波遠征，

日把錢財斂進，

可憐我弟因妻不貞，

暗被奸人戕命，

故叫我雖有這般財富也灰心。

諒我這段情由，

並如何喪失一座裝潢富麗的宮庭；

你們的父母必曾說與你們聽，

可不問他們是何等人。

我當初若得居家不遠征，

若保得那些英雄不在特羅亞戰場喪命，

便使我但有如今財產的三分之一，我也甘心。

我如今安居在這裏，

常替那些戰亡的豪傑傷心。

我有時悲極大聲哭，

却一會兒便又停，

爲的是冷哭慰人不得，須臾便倦人。

這其中有一個，我尤其痛心，

我一想念及他，便眠食俱無心；

却只爲勤勞功大，沒一個能如此人。

他白白地吃盡艱辛，

只落得一份悲哀的遺產留着，我來管領；

他如今去國已多年，

并生死也無音信。

可憐他尚有老父依門，

他妻子皮涅羅皮空在閨房等，

他兒子忒楞馬卡斯，他出門日，還是個襁褓之

嬰——

如今爲他故，大家都在悲哀沉浸。」

門涅雷阿斯如是說，

忒楞馬卡斯念父心悲切。

他聽他提起爺親，

不由得淚流嗚咽，

疾忙撩起衣衫將面遮。

那門涅雷阿斯見狀心疑不決；

不知該等他悲罷自訴根苗，

抑便把因由問徹。

他正慙猶夷沒主張，

他妻子赫楞走出了芳馥馥圓頂閨房，

姣好得直似岱雅那模樣。

阿德刺斯塔<sup>②</sup>替她端着凳，

阿爾息比<sup>①</sup>捧着軟茸茸的羊毛毯一牀，

還有菲洛<sup>③</sup>替她拿着的，

是當初波里白斯<sup>④</sup>之妻阿爾坎達勒<sup>⑤</sup>所贈

的一隻銀打線針箱。

波里白斯居於埃及的底比斯，

是全世界最富之鄉；

他贈門涅雷阿斯純銀的浴盆兩具，

三脚的祭凳一雙，

還有十個脫倫脫<sup>①</sup>的黃金，足足量；

他妻子又贈赫楞珍物數樣：

一枝紡綸棍，一具有輪的銀打線針箱，

頂上有條金帶嵌鑲，

彼時菲洛把這箱擱在她身旁，

內有精緻的紗兒滿滿裝，

那纏着紫色毛線的紡綸竿安放在上。

赫楞既把身兒坐停當，

把脚兒在脚凳上安放，

這纔開口對他丈夫言講。

她道：「門涅雷阿斯，

你可曾問過這幾個客人的名字？

不知我猜得可是——

可是我不能不說出心中事。

我從未見世間男女，

比這位青年更像忒楞馬卡斯，

（我一見他時，真個不知感想何似。）

想當初你等爲我<sup>②</sup>出征特羅亞，

他父攸力栖茲將他拋撇在家時，

他還是個襁褓中的孩子。」



門涅雷阿斯答道：『我的愛妻，我也正這般想。

他那手足，都與攸力栖茲一模一樣；

還有那頭髮，那頭顱形狀，

以至那眼睛兒的神況，

也沒一件兒不相像。

且我一談起攸力栖茲，

說他爲我故怎生受盡魔障，

便見他淚兒直淌，

忙把衣衫將面遮擋。』

於是庇士特拉妥言道：

『門涅雷阿斯，亞特魯斯之子，

你如今猜得正是，

這青年果是忒楞馬卡斯。

可是他年輕胆小，

他覺得暴生來和你談話，甚爲羞恥。

是我父親涅斯忒，

差我護送他來至此，

爲他心內有憂疑，

要求你引指引指。

爲人子遇父出門，

家裏無人可恃，

便不免有重重禍事；

如今忒楞馬卡斯處境便如此，

緣他父離家日久，

家中沒個人幫他將禍危制止。」

門涅雷阿斯答道：『啊，寧有此！』

不意如今的座上客，

便是我那愛友之子。

想當初他爲我身冒萬死，

我本待歸家日，用殊禮報他的恩賜。

我本待爲他建座城池在亞各斯，

爲他造宅第，將他留止。

我本待請他拋撇了伊大卡，

帶同財物，臣民，妻子，

來與我做隣邦，相邇，

庶幾我二人，可以常見面，密往來，交懽至死。

又誰知天不欲遂我這般心志，

竟使那可憐人輾轉他鄉直至此。」

門涅雷阿斯如是說，

引得大家都下泣。

赫楞泣，忒楞馬卡斯泣，

門涅雷阿斯亦泣；

便是底士特拉妥，也不免眶中淚溢，

爲念兄安替洛克斯，爲光耀的曙光<sup>①</sup>之子所

殺，

心中不免悲切。

因向門涅雷阿斯言說：

「先生，我父涅斯忒常爲我稱道您，說您先生智慧超羣。

果如此，請聽我一言勸君。

我不喜在飯時哭泣嚶嚶。

想不久晨光便又露，

彼時儘可以替那死亡的哭個盡情。

我們原祇能雍雍，洒洒淚，悼念那亡人。

我有兄，也在特羅亞戰場喪命；

他在出征軍中不算最弱人；

他名爲安替洛克斯，常係先生所素稔；

我雖未與他見面。

却聞人道，他矯捷驃騁無與競。」

門涅雷阿斯答道：「我的朋友，

聽你說話兒恁地聰明，

年少人中難得有。

你能將父德都承受；

令人一見，便知是君子之後。

你夫妻兒福厚，

又蒙天始終祐祐，

享高壽，

佳兒繞膝，智勇無儔。

我如今且罷啼愁，重進酒。

命人將水來盥手。

到明晨，我與忒楞馬卡斯再談個透。」

於是阿斯法利益，僕從之一，

傾水爲衆人盥手畢，

便各把面前美饌重新喫。

唯時赫楞想起一椿事。

她把忘憂藥草在酒中置。

此草有稀奇効驗，

誰嘗的可將淚止；

縱父母同時死別在當前，

兄弟愛兒被鋸齒，

也可以不動哀思，

這是當初托翁之妻坡力達姆那之所贈，

她是個埃及女子；

那其間有百草叢生，

有的宜調酒漿，有的能將人毒死。

且其地是披盎之族，

故以產良醫著名於世。

彼時赫楞既把藥在酒中置，

便命僕送酒一巡，

然後對衆人發言如此：

「門涅雷阿斯，亞特魯斯之子，

還有你們，我的好朋友，

德隆望重者的子嗣，

（這原是育夫之志，

蓋世間禍福皆他所賜，）

你們都隨意進食，

且聽我說一樁合時宜的故事。

便是那攸力栖茲，

他那豐功偉烈，我不能逐一爲他指，

只是有一件，是我所熟知，

就是亞該亞人正在危難時，

他在特羅亞戰場建功事。

彼時他周身被創傷，

穿的是破碎衣裳，

他裝做個乞食廝奴樣子，

混進了特羅亞的城牆，

與在本國時完全另是個模樣。

他在這樣的喬裝，

獨我能認識，便向他問個端詳，

無奈他刁狡甚，

初不肯言明真相。

後來我替他沐浴塗膏，更換衣裳，

又起了個誓，決不把祕密聲張，

保他得平安歸營帳，

他這纔把亞該亞人的計策對我言講。

他殺了許多特羅亞人，

又探得不少軍情，帶歸營帳，

落得無數特羅亞的婦女痛切悲傷。

至於我，我心殊歡暢，

因我彼時渴念着家鄉，

又想維那<sup>①</sup>的行爲失當；

她不該逼迫我拋撇家鄉，

拋撇了女孩兒，親夫主，孤身到異邦。」

於是門涅雷阿斯言道：「赫楞，

我的愛妻啊，你的話兒句句真。

我曾遊歷過不少地方，遇着過許多好漢，

却從未見第二個攸力栖茲那樣人。

他做事兒真堅忍；

想當初他伏匿在木馬<sup>②</sup>裏的情形，

那般勇氣令人欽敬。

彼時希臘的第一流英雄好漢，

都在木馬裏暗藏身，

等着致特羅亞人的死命。

你當時出城來尋我們，

料必是特羅亞友善之神所差發，

且有第易福巴斯<sup>③</sup>和你同行。

你繞我們的藏伏處走了三巡，拍了幾聲，

逐一的叫着我們的名，

學着我們妻子的聲音。

其時帶奧美特，<sup>④</sup>攸力栖茲，和我三人，

在裏邊座上，把你那大聲叫喚聽分明。

帶奧美特與我心疑不定；

想立即躍身而出，

又想就在裏邊答應，

可是攸力栖茲把我二人都制住，

因此我二人又復安靜。

只有安替克拉斯，<sup>②</sup>他正想張聲，

被攸力栖茲舉起雄糾糾的手兒將口悶。

這一來，纔保住我們大家的性命，

因他繼續的把安替克拉斯悶住，

直至密涅發將你重新帶進城。」

於是忒楞馬卡斯呼道：

「這是何等傷心！

他雖有那般勇氣，那樣功勳，

却依然保不得自家身。

可是先生啊，如今請你送我們去就寢，  
俾得把黑甜滋味嘗親。」

於是赫楞命女僕到門樓中的一室，

把牀鋪疊；

下墊着精緻紅氈，

上把溫柔被褥攤，

又有羊毛大氈預備客人穿。

女僕領命出，

手拿着個火炬，去把牀鋪，

不一會，便有個男僕來導客去。

如是，忒楞馬卡斯與庇士特拉安都在前廳寢，

亞特魯斯之子，則在內室與姣好的赫楞共枕。

及至玫瑰色的朝曦放，

門涅雷阿斯便起牀，穿上衣裳。

把繩鞋結在美好的脚上，

把刀兒掛在肩膀，

離開了臥房，

像似個不死的神模樣。

於是坐在忒楞馬卡斯的身旁，對他言講：

「忒楞馬卡斯，你何因，

不憚遙遙萬里程，

渡大海，來至這拉栖第夢城？

你爲公來，抑爲私事？

請爲我細說分明。」

忒楞馬卡斯答道：「先生，

我此來，要向你探聽父親的音信。

如今我家中住不成；

我的美產行將虛耗盡；

我家裏充斥着無賴小人，

日把無數的牛羊宰烹，

藉口說要向我母求婚。

所以如今，我在你膝下向你求請，

請你告知我父畢命的情形，

不論是你親身目擊，

抑或是道路傳聞；——

我固知我父生來苦命。



你莫因憐憫我故把其情隱，

你須把目見的一一言明。

想當初你等在沙場吃苦，

我那勇敢的父親，曾爲你勞力或勞心，

如今你須得念前情，

把話從頭告我休瞞隱。」

門涅雷阿斯聞言大忿激，

呼道：「那末這班無賴，竟欲僭霸勇士的牀第？」

這譬如牝鹿，把新生的雛鹿放在獅巢裏，

自己去覓食在林間，或青草叢生地：

及至獅子返歸巢，

他不勞舉手之力，便把母子一齊都收拾——

他日攸力栖茲對付求婚人，將與此無異。

想當初他在列斯堡與菲羅米雷提角力，

將他很很地一下攢倒，

博得亞該亞人歡聲震地——

倘若是育夫，密涅發，阿坡羅的本意，

叫攸力栖茲還是當初那樣人，

並得重歸故里，

那末那些求婚人都將認是惡姻緣，

一個個鑽身無地！

至於你方纔所問的話，

我不願搪塞你，也不願欺騙你，

却願把海中老人說的，

一無瞞隱地都告訴你。

「我本欲還歸鄉里，

可是神將我羈留在埃及，

因我所獻的犧牲未使他們滿意，

神對他所應得的東西，

却絲毫放鬆不起。

後來離開埃及，約順風時舟行一日之地，

有一島名爲菲洛斯——

那其間有一良港，

船兒出海都從此起——

便在這里，神將我扣留二十日，

竟不起風兒一息。

彼時我們行糧瀕絕，幾乎餓斃，

都虧得一個女神拯救我，頗加憐恤，

她便是海中老人普洛條斯之女愛多西，

緣她對我頗有些兒愛意。

「有一日她來找我，

正值我獨個人兒坐；

原來我常慣這般，

同伴的往往負漁竿在島上四處奔波，

冀釣得一二尾魚兒聊將腹果。

她道：「客人啊，我看你似乎情願這般挨餓，

至少也不覺得十分難過，

不然，你滯留在此緣何——

竟不設個法兒離了此間，

不願你那奄奄待斃的同行夥？」

「我道：「你聽我告訴你，

無論你是何方的神女，

須知我在此，完全身不由己；

我必曾開罪天上的神明，纔有今日。

諒神人凡事皆知，

請你明示：

是何不死的神道將我留止？

我欲待歸家，請指示，

我如何纔得把船開駛？」

「她說道：「客人，

我願把這其間底細說分明。

今有個年高不死神，

便住在這裏的海中，附近，

普洛條斯是他的名。

他是個埃及人，

人說他就是我的父親；

他是涅普條因的先行，

在海底，寸寸地方皆所稔。

倘若你能使他落阱，將他收緊，

他將開導你的行程，

指點你如何返鄉井，

且你如今，

離家已日久，險事屢親經；

你若曉得家中的好歹情形，

他也將說與你聽。」

「我道：『你能否給我些兒計策，

俾我得將那老人擒——

必使他不致疑心，

疑心我是主謀人？

我曉得神人不易捉，

非是凡間人所能。」

「她道：『客人，這計策我將爲你說分明。

約莫是日在中天時候，

那老人將從浪底騰昇，

有西風做他的先行，

把水浪層層捲在他頭頂。

他一出水，便橫身，

橫身在海邊巨洞睡沉沉；

那裏必有許多海豹——便是尋常所謂哈羅

西頓●的小鷄的——

也同時從灰色的海底翻騰，

成羣的環他而寢；

彼時可聞到一陣濃烈的魚腥。

所以明日侵晨，

我帶你到那地方，預先埋伏定。

你如今，須從船夥裏選出最能幹的三人，

將來那老人要對你施行的伎倆，

我將爲你一一說分明。」

「他先必，把他的海豹一一都看過，

將牠們一一摺指兒計點，

然後就那羣中睡眠，

猶牧人之在羊圈。

你趁他熟睡把他擒，

且須使氣力將他抓緊，

因他要竭力的希圖脫身。

他將變出了萬物的狀態，

變做了水火之形；

可是你須抓緊，

須得越抓越緊；

必等他開口和你講話，

必等他顯出睡時的原形，

然後你可以鬆手放他行，

再問他你所開罪的何神，

必如何纔得歸鄉井。」

「她說罷沒入浪底，

我自返泊舟之地；

一路上心下頗憂疑。

抵舟後，見夜色已沉沉下墜，

因便把晚餐預備，

並把幕篷張在砂灘裏。

「及至東方透出玫瑰色的光明，

我帶同最可信任的勇士三人，

沿着海濱行，

一路上心中默禱天神。

此時女神從海底，

替我取上四張海豹皮，

都是方纔新剝的，

因她想對自己的父親施個巧計。

她於是掘了四個洞兒，

預備我們伏匿，

自己則坐等在附近之地。

及我們走近她身，

她使我們鑽入洞中進，

並把海豹皮將各人蒙緊。

這般埋伏，非常難忍，

因那海豹的腥膻氣着實難聞——

苟能避免的，誰願與海裏妖魔共寢？——

可是這一層，也蒙女神幫襯，

牠把一種香草，塞入各人的鼻孔進，

那草異常芳馥，遂剋滅了膻腥。

「我們整整的等了一個早晨，

大家竭力熬忍，

看海豹數百成羣，

從海裏出來曝日在海濱；

迨到中午時分，

那海中老人自己也騰昇，

既見那肥胖的海豹之羣，

便看視了一巡，

將數兒計點清。

他先數的是我們，

並不疑內裏有好情；

計點完了，他便橫身而寢。

於是我們大喊一聲，

一齊衝上前去把他擒；

他就立刻把各般把戲一一都行，

先變做個鬃毛森豎的獅子，

繼變做了龍，豹，野豬形；

其後又變做潺潺的流水，

忽又變一株婆婆娑綠樹形；

可是我們始終將他抓緊，

直弄得那狡猾的老東西大窘；

他道：「亞特魯斯之子，教你這般巧計的是何

神；

使我落阱，使我遭擒？

你如今欲待怎生？」

「我答道：「老人，您心中自明，

您欲待將我擋開，休忖。

都因我在此島久羈留，

到如今還不見能脫身的兆朕。

我正自灰心；故欲求您——

緣神人凡事皆稔——

求您告知我，是何神將我阻梗？

我如何纔得航行？

如何纔得歸鄉井？

「他道，「你若竟完你的航行，速歸鄉井，

那末你在上船之先，必獻犧牲，

獻給育夫和其餘的不死神；

因諸神已有令，

要叫你不得見你的親朋，歸你的鄉井，

必待你回轉埃及及地方天所灌輸的河裏，

將百牢聖祭獻與治轄天庭的不死神。

必待你把這諸般都辦畢，

然後肯讓你竟完你的航行。」

「我聞道仍須返埃及，

把那漫長可怕的航行重做一回，

頓覺的心兒欲碎，

可是我仍將言對。

我道：「老人，

您如今所說，我一概都遵命；

只煩您實說分明，

涅斯忒和我搬在後面的那些希臘人，

如今是否已平安抵鄉井，



抑其中有人遭不幸，

或遇險在自己舟中，

或戰事畢後，在朋曹手裏遭非命？」

「他答道：「亞特魯斯之子，你緣何見問？」

我原可爲你一一說分明，

可是你不如不問，

因若你聽時，難免要落淚傷心。

你所問的那些人，

有的已死別難尋，

有的依然在人境，

頭目裏惟有兩個在歸途畢命。

至於戰場上的情形，

是你親身目擊，無須問。

還有個亞該亞的頭目也尙生存，

可是依然在海上，被阻歸程。

亞查克斯<sup>●</sup>之船被涅普條因驅送，

驅送到級里<sup>●</sup>，觸礁沉；

但他仍把他從水中救出，

使在礁石暫棲身，

故密涅發心中雖惱恨，

他也還可保全性命，

只怪他不合誇口，致自戕生。

他說神道無能，

雖有心害己，也溺不他成；

涅普條因聞此大言，不覺忿忿，

便舉起雄糾糾的雙手，拿起那三股叉兒，  
將級里的礁石劈做兩分。

這一來，亞查克斯的坐處直陷入海中進，  
亞查克斯隨着亦沈淪，

於是遂被鹽水沒身，而遭非命。」

「至於你兄弟和他的船兒，則俱獲免，

因係朱諾神之所佑眷，

但將至馬雷亞●高峻的海角時，

忽被一陣狂風所捲，

重新又捲入海中，實非他所願。

一會兒飄到一海股，

是當初泰愛斯提●之所居，

彼時伊吉斯塔斯的住處。

可是不多日，神忽賜一陣順風，

似有意叫他平安歸故土；

於是阿加綿農重得返家園，

直喜得淚落如雨。」

「彼時有個探子，

是伊吉斯塔斯之所使，

叫他偵伺着阿加綿農，

曾許他兩個脫倫脫的金子。

那探子已偵伺了一年之久，

為不欲阿加綿農脫漏，

免他要先下手；

所以他一見阿加綿農到，

便去報與伊吉斯塔斯知道，

他立把計兒擺佈好。

他把二十個勇夫挑選，

叫他埋伏在廳堂的一邊，

便在對面設備酒宴。

於是遣車騎把阿加綿農迎進，

迎他來宴飲，

暗地裏卻設着牢籠陷阱。

他把阿加綿農迎到家，

他並不料殺身之禍正在等他，

及宴罷，便將他殺，

如牛之被宰在屠家。

阿加綿農的從者沒個得全生，

伊吉斯塔斯的從人也無幸，

一個個都殺戮干淨。」

「普洛條斯如是說，

我聞言心寸裂。

我坐在砂灘哭泣，

覺得痛不欲生，不欲再見天日。

及至我哭得盡情，

既盡情的在地上打滾，

那海上老人乃言道，

「門涅雷阿斯，亞特魯斯之所生，

休如此哭啼啼空把時間費，

這於你絲毫無益；

你須得設法先歸家，

那伊吉斯塔斯也許還在人世，

雖則奧拉斯提將先你把他收拾，

你卻猶及去參與他的葬禮。」

「我聞言稍稍安慰，

因道：「關於這二人之事我知之矣。

請你再說方纔提起的第三人；

是否他依舊生存，

卻輾轉海中不得歸鄉井？

抑或已不復在人境？

請你休瞞隱，

莫管我怎樣傷心。」

「他答道：「這第三人，

就是攸力栖茲，伊大卡人。

他如今在海妖卡力普索的島上做囚人，

正自愁苦傷心；

他既沒船兒，又無人手，

所以他無法轉歸程。

至於你自己的歸根究竟，

你將不在亞各斯身死若常人；

神將帶你到世界的極邊，

伊力稷安<sup>①</sup>的極樂境。

那里是刺達曼塔斯<sup>②</sup>的領地，

度日比人間安逸，

因彼處，無雨無雹亦無雪，

只有奧栖阿那斯<sup>③</sup>把和緩的西風自海吹，

使人人人的生活常得新鮮爽氣。

這般福分須輪及你，

因你會娶赫楞，是育夫的女婿。」

「他說罷沒入浪底，

我則帶同伙伴把船歸，

一路上心中滿載着憂疑。

既到船，見夜色已沉沉下墜，

便把晚殮預備，

並把帳篷張在沙灘裏。

迨到玫瑰色的朝曦初上，

我們把船兒在水中放，

又裝進了帆檣；

於是大家都把船兒上，

各在板凳上安坐停當，

便把槳兒撥着灰色的海浪。

我重又停泊在天所灌輸的埃及河裏，

獻了個豐豐盛盛的百宰祭。

既如此平了上天的怒氣，

乃建個墳塋爲阿加綿農作表記，

欲使他聲名傳不已；

此後神明助我好風兒，

我乃得如飛的駛歸鄉里。」

「如今說到你自已，

你且再勾留旬日，

到彼時決不復留你。

我要贈你車兒一輛，馬兒三匹。

又贈你美麗的酒杯一隻，

庶你將來奠酒獻神明，

見物便能將我記。」

忒楞馬卡斯答道：「亞特魯斯之子，

你莫要再將我留止；

若能如我的心時，

就再住一年我也不辭；

你的言談真有味，

令人不復作歸思；

只是我的船員今在派洛斯，

已經是等待多時，

你休要再將我留止。

至於你的贈品，

我只把那珍物拜領；

那馬匹我不帶歸，

請你留着自乘；

因貴國平原廣漠，蓮花茂盛，

並有牧草繁生，

各種麥食用不盡。

至於伊大卡地方，

既無原野，又乏廣場，

不宜養馬，只適牧羊，

我卻因此愈愛此鄉。

原來我們那些島國都非平曠，

而伊大卡尤非牧馬場。」

門涅雷阿斯微笑一聲，

把忒楞馬卡斯的手兒握緊。

說道：『聞你所言，便知你出自好門庭。

你說不願受馬，但取奇珍，

這事自是能行，且我亦願甚；

我將贈你一件最珍貴的器皿，

便是個酒鍾兒，發爾坎<sup>⑤</sup>手製之品，

全質係純銀，

只緣口鑲着一圈金。

當初我從戰地作歸程，

順道去訪飛迪麥士<sup>⑥</sup>西頓之君，

他舉此杯相贈。

我今願將牠轉贈君。」

他二人言談如此；

唯時有客接踵而至。

各人皆擔酒牽羊，

他們的妻子，又已替他們裝好饅頭配食；因此上大家在宮裏，都忙着把餐餚烹治。

當是時，攸力栖茲宮前的平地，

那些求婚的無賴，方在投鐵餅擲矛尖以為戲，依然未減驕橫氣。

安廷諾阿與攸力馬卡斯，

是其中的領袖，最佔勢力。

其時二人方同坐一起，

弗祿尼烏之子諾厄蒙來對安廷諾阿將事啓。

他道：『安廷諾阿，你我是否得知，

那忒楞馬卡斯何日歸從派洛斯？

他把我一艘船兒去駛，

我今自己要用牠航遊伊利斯：

我在彼有牝馬十二乘，

並有週歲的幼駒未馴，

我今欲取一匹歸來就馴。』

二人聞言皆吃驚，

因他們本料定，

忒楞馬卡斯決不往泥流斯之城。

總以為他不過到田間去看羊羣，

或與牧豕奴兒去廝混。

安廷諾阿因道：『他是何日成行？

你須從實言明，

同去的是那起少年人？



他們是自由民，

抑或是自己家中的奴隸們？——

因他卽單是帶同奴隸，也得成行。

且他用你那船兒，是出你愿心，

或是他強擄去，未得你應承？——

諾厄蒙答道：『是我願心借給，

因他那般形景，自言迫切，

向我來求乞，

我更有何辦法？

我勢有所不能拒絕。

至於他的同行伴當，

盡都是這裏的第一流青年人物，

沒一個不年富力強；

我並見孟韜在他船中作船長，——

若不然，總必是個神，和他一模一樣。

我當時明明見此老與彼同航，

豈知昨天早上，

卻親見他依然在本鄉，

這疑事真令人難講。』

於是諾厄蒙回轉他父親的家裏，

安廷諾阿與攸力馬卡斯遏不住滿腔怒氣。

便叫大家停止遊戲，

都聚攏把大事商議。

衆既集，歐拜提斯之子安廷諾阿乃發言。

他胸中蘊着怒氣，眼裏冒出火煙。

言道：『天啊，忒楞馬卡斯此行關係實非輕；

我們當初總以爲此事絕無要緊，

卻不道那孩子竟已成行，

且同行的盡是能人。

他不久就要使我輩勞心；

願育夫使他夭折，不待成人。

所以爲今之計，更無別的，

去替我找船一隻，水手二十，

我要去等他，在伊大卡和薩摩斯<sup>④</sup>間的海峽；

管叫他悔當初不該去尋覓父親踪跡。』

他說罷，衆口齊聲皆贊成，

於是大家都進宮庭。

未幾，那求婚人的奸計，

已爲皮涅羅皮王后所聞；

因有個僕人名美登，<sup>⑤</sup>

當衆在前宮計議，

他在外間竊聽，

聞信後，他便去報知女主人。

方把內宮的門檻進，

那皮涅羅皮便道：『美登，

那些求婚人差你到此爲何因？

莫非要宮女們丟掉主人的事情，

且替他們去烹飪？

我願得這班人，

從今後，再休借求婚來聚飲，

從今彼此一刀清；

你們把我兒子的家財行耗盡！

想當初你等年輕，

你們的父親難道不會說與你們聽，

攸力栖茲待他們是何等好心——

他從來做事不強橫，

也從未把惡語侵人。

爲君的不免有時要任性，

或愛憎不免有偏心；

攸力栖茲卻從來未有不公平。——

這足見你們何等壞良心，

又足見所謂感恩心，

這世間竟無處能尋。」

美登道：「王后，若只這般，倒還罷了；

只如今，他們又把更可怕的事情排佈好——

我只願天打破他們的計較！——

原來他們要等王子回家，

便將他殺害了。

王后聞言心吃驚，

半晌無聲，

但有淚珠兒直滾。

久久方始開言問：

「我兒丟了爲娘的爲何因？」

他何故要飄海長行？」

難道他願就死，也不留個後承繼聲名？」

美登答道：「他此去，是想把父親的生死探

明；

我不知是神所驅使，

抑或是逞自己一時衝動便前行。」

他說罷重下扶梯，

撇着皮涅羅皮獨自傷悲。

屋中本有許多坐椅，

可是她都無心休憩；

卻投身在地，口裏哀啼；

一時全家侍女，老老少少，大家聚集，

將她圍住，也都下涕；

及後她覺一陣辛酸，不免大聲叫起：

「朋友啊，天叫我吃苦這般多，

你看此時此地的婦人誰似我？」

我先則喪失了勇敢剛強的丈夫，

（天下萬般美德他都具，

他的聲名到處傳播；）

誰知我那寶貝孩兒，

他又瞞着爲娘遠去，

把一條性命交給風濤區處。

你們這些賤人，

本曉得他何時動身，

卻誰也不到我牀頭報一聲。

我若早知他有此行，

我必不管他如何執意，

定要打消掉他的初心，

否則情段我先死了再讓他行。

只如今事已如此，

你們快去幾人，去喚那年高的多溜斯，

他是父親給我的從嫁跟人，

如今是我的園丁——

叫他立刻去把這事對雷厄提茲說明，

也許他能想出些兒計策，

叫百姓和我們這面同情，

好抵抗那些想滅絕同胞的小人。」

至此，親愛的老乳娘由力克利乃發聲，

道：「王后，你叫我死也罷，讓我活也罷，

我都隨你處分，

只是我總要把話言明。

因這事我知底細，

他臨走時饅頭和酒都由我給，

可是他叫我嚴重的起誓，

要我把這事瞞住你，

隔個一天八日，

且除非你自己聞知消息，

因他不願你把美容顏哭毀。

如今王后，請把臉兒洗了，衣裳換了，

帶同侍女上樓房，

向育夫之女密涅發誠心祈禱；

即使王子遇凶危，

那女神也能將他性命保。

至於雷厄提茲那裏，

還不如不去通報，

因他的憂慮已經够受了。

且我想天上神明，

未必對阿塞蘇斯<sup>①</sup>的子孫這般懷恨，

總必讓他留後裔，

將這美滿的家宅田園永繼承。」

她這一席話，

竟使主人斂淚休啼；

皮涅羅皮洗了臉，換了衣，

帶侍女走上扶梯。

於是把碎麥裝進籃裏，

向密涅發誠心禱祈。

道：『長健的育夫之女聽我哀告，

當初攸力栖茲在家日，

常把牛羊的肥腿骨向你焚燒，

願你念前情，施恩好，

莫使我那寶貝孩兒，受那些求婚小人的強暴。」

她說時哀哭號啕，

那女神一聲聲都聽到。

此時求婚人在廊下紛紛吵鬧，

中有一人言道：

「那王后她正在預備和我們做親，

何曾夢想到兒子已定了死刑。」

他們這樣的議論，

卻不知方來的事情。

於是安廷諾阿言道：「伙伴們，

休得要這樣張聲，

免風聲傳進內廷。

我們須打疊起精神，

把心中主意暗暗施行。」

他於是挑選了二十人，

一齊去到海濱；

將船放入水中進，

把帆檣備辦齊整；

這纔用皮索把槳繫上釘，

將雪白的帆兒高高掛定，

奴僕們送上盔甲全身，

然後把船推出，

在一段路外安停，

重新又上岸，吃了晚飯，

等夜來預備開行。

此時皮涅羅皮在房裏飲食無心，

究不知兒子能否全生，

心下憂疑不定。

譬牝獅爲獵者所擒，

四面團團圍緊；

她思忖又思忖，

直至昏睡沉沉，

動作與心思都泯。

於是密涅發天神又費心，

她造出一個幻影，

像皮涅羅皮之妹伊布替米<sup>①</sup>之形，

(她嫁與攸麥拉斯<sup>②</sup>，住在費里<sup>③</sup>城)

她叫那幻影走進攸力栖茲的宮庭，

去勸皮涅羅皮止哭莫傷心；

那幻影聽命，

便從穿繩的門孔進，

飛翔在她的頭頂。

道：「皮涅羅皮，你今在睡；

那些安逸的神明，不忍你這般哭泣，這樣傷悲。

你的兒未曾把他們得罪，

所以將來仍得歸。」

彼時皮涅羅皮方在夢國的門邊酣睡，

便把話兒回對，

道：「阿妹，你如今來此何爲？」





皮 涅 羅 的 皮 的 夢

你一向不常來，

想必因道途反背。

據你方纔說，我豈該止哭停悲？

你想我夫君去不歸，

如今兒子又難追；

可憐那傻孩兒，不但生來不慣苦，

便是人堆裏也不常去。

我替他着急，甚於他父，

我一念及他，不禁危懼；

生怕他遇害在他鄉，

又怕海裏波濤可慮；

如今有多少仇人謀害他，

要攔截中途將他殺戮。」

於是幻影道：「你休要這般疑懼，

如今有一人和他同去，爲他佑助，

便是那密涅發，育夫之女；

他如今憐憫你，

並差我把這信兒傳與汝。」

於是皮涅羅皮道：

「你若是個神人，

或是神人所使命，

便請你把其他那個可憐人，也索性說個明，——

他如今仍在人世，抑或已命歸陰？」

幻影道：「這人生死我難必，

而且空言也無益。」

說罷，那幻影便從門孔隱滅，

立散做一陣空氣。

皮涅羅皮則睡醒而起，

已覺得氣爽神怡，

把夢境分明牢記。

此時求婚人把船駛出海，

一心要把忒楞馬卡斯殺害。

伊大卡與薩摩斯間海峽半腰裏，

有島名爲阿斯脫力斯，不甚大，

兩邊都有港埠可停船，

他們便在此埋伏等待。

① 見卷三註二五。

② Aleator.

③ 荷馬詩中恆以斯巴達與拉栖第夢作爲一地，獨此處明當做兩地。

④ Megapenthes.

⑤ Hermione. 門涅雷與赫楞所生之女，先嫁阿溪里之子泥奧普托利馬斯 (Neoptolemus)，後嫁奧勒斯提。

⑥ Eteoneus. 波伊圖斯 (Boëthous) 之子。

⑦ 見前。

⑧ The Erembians.

⑨ Adraste.

⑩ Aleippe.

⑪ Phyllo.

⑫ Polybus. 庇比斯 (Thebes) 王子厄狄帕斯 (Oedypus) 生，神預告將殺父母，棄之波里白斯拾爲養

子。

⑬ Alicandra.

⑭ 見註一一。

⑮ Talents, 希臘幣名，約值二百四十三英鎊十五先令。

⑯ 特羅亞戰爭是由巴里 (Paris) 拐逃赫楞起的。

⑰ 安替洛克斯死於麥謨嫩 (Memnon) 之手，麥謨嫩之母爲伊奧斯 (Eos) 曙光之女神也。

⑱ Asphalion.

⑲ Thôn.

⑳ Polydarna,

㉑ Paëon.

㉒ 維那爲報巴里之金蘋果，故以赫楞許之。

㉓ 特羅亞久久不下，希臘人用木馬計，透敵出城，始下。見伊利亞特。

㉔ Deiphobos. 普賴安 (Priam) 與赫邱巴 (Heeruba)

之子。巴里死後，赫楞嫁與第易福巴斯，特羅亞下後，爲門

涅普阿斯所殺。

- Diomed. 希臘勇將之一，曾與伊尼阿 (Aeneas) 戰而歸之。

- Antichus.

- Lesbos.

- Philomeleides.

- Pharos.

- Proteus. 能知未來的海神，效忠於涅普條因。

- Idcthea.

- Halosydne.

- 見卷三註一一。

- Gyra.

- Malea.

- Thyestes. 伊吉斯塔斯之父。

- Elysian. 極樂境界。

- Rhadamanthus. 宙斯 (Zeus) 與歐羅巴 (Europa)

所生之子，生前爲人正直無私，死後得爲冥判。

- Oceanus. 奧栖阿那斯河之神。

- Vulcan. 金類匠工之神。

- Phaedimus.

- Samos.

- Medon.

- Dolus.

- Arceisius.

- Iphime.

- Eumelus.

- Phérsé.

- Asteria.

